

閱讀「鶉之奔奔」：《詩經》引用與注解的多層詮釋*

范麗梅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前言

中國早期典籍以寫本為主，以漢語漢字作為表述媒介，既記錄各種思想，也受到此媒介的制約。在記錄過程中，形成了一般以「異文」、「通假」、「引申」等術語所涵蓋「多字形表達一詞義」與「一字形表達多詞義」的現象。具體而言，是多個不相干的字形，因為語音通假表達同一詞義，而產生某種程度的關連；或是不相干的詞義，因為本義引申或語音通假，使用同一字形，而產生相互的關連，並且因此漸次發展出一個包括多字形與多詞義的表義範圍。此表義範圍，往往是解讀典籍文本時，被承認「正確」與否的依據。更重要的，它也是典籍使用者得以發揮各種詮釋思想的基礎。相同或不同時空的典籍使用者於此展開各式各樣的理解與釋讀，從而形成同一文本卻多層詮釋的可能。然而在學術研究日益求精的今天，此一現象應如何看待？並且在有效的界定、不流於空泛的通假引申中取得共識？正是本文嘗試提出的問題焦點。

與此緊密相關的是出土文獻大量問世之後，提供了如時寫本的縮影，也直接觸發用字或閱讀習慣的爭議。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在鮑則岳(William Boltz)與李零討論的基礎上，檢討閱讀習慣下方法得失的問題。他以上博《周易·萃卦》為例，指出卦名的異文將啟發出新的讀法，而在一卦爻辭中，新舊兩種讀法是並存的。他因此主張應以保守態度保留不同異文的讀法，不處處直接破讀，才能獲得更全面的理解。¹此外，柯馬丁(Martin Kern)以為《詩經》異文多數屬於字符上的差異，《詩》的寫本在秦焚書前後的短時間內都是不定型的，其語句上的穩定與書寫上的不穩定之間產生張力，影響其傳播與詮釋，尤其意義不斷的生成，使《詩》能靈活開放

* 本文經學報三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的意見修改，謹此致謝。

¹ 夏含夷：〈簡論「閱讀習慣」——以上博《周易·萃卦》為例〉，載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編)：《簡帛》第4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385-94。

地應用與詮釋於不同的情境場合之中。²儘管學者對於早期典籍口傳或書寫的具體情況有不同看法，³然而口語與書寫無法避免地相互作用，在不同寫本中留下多重印記，卻是無法否認的。因此上述學者還是保留或肯定了不同寫本有多種用字，而典籍使用者亦可能面臨多層詮釋。

事實上，類似上述語文學的問題，也直接影響以傳世文獻為主的經典詮釋或哲學思想等研究，雖然不及出土文獻研究一般熱烈，然而卻屢屢為學者所關注。安樂哲 (Roger Ames) 以宏觀的視野指出，常見於中國早期哲學文獻的通假 (paronomasia)，經由語音或語義相似的詞語來界定或重新定義一個詞語，是中國哲學中意義生成的重要方式，其沒有假定一種「多」背後的「一」作為意義的終極來源，因此意義的產生也就不僅有單一性，而是能夠不斷地認識，不斷地創造。⁴此外，鄭吉雄指出貫徹《周易》經傳中的詮釋方法，基本上就是以漢字特性的字形、音韻、義訓為核心，突破單字單義的規範，將字義作各類型跳躍式或幅射式的演繹，是一種早已存在其中的「創造性的詮釋」；⁵並且呼籲應覺察語言的多義性，用寬鬆態度去綜括所有異文，儘量發掘其中的意義群。⁶

總之，學者已逐漸注意到類似現象，一一指出此現象普遍存在於各類典籍文本的理解之中。尤其出土文獻問世之後，提供了大量新見的語文訊息，更足以令研究者全面的看待此一問題。本文正擬從漢語漢字作為表述媒介的視角，來回應上述爭議與關注，包括在典籍使用者、典籍寫本、詮釋著作之間，記錄著思想的漢語漢字所產生的影響，並嘗試說明對此現象應有的共識。此外，對於此議題的討論，學者多從宏觀的角度切入，雖然或多或少談及具體用字與解讀，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並不多。⁷本文在上述認知的基礎上，嘗試舉《詩·鄘風·鶉之奔奔》的「奔奔」一詞，在歷來注解或引用中呈現的不同解釋，作為討論的對象。

² 柯馬丁：〈出土文獻與文化記憶——《詩經》早期歷史研究〉，載姜廣輝（主編）：《中國哲學》第25輯《經學今詮四編》（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4年），頁118-25、133-40。

³ 相關研究還牽涉到經典的師承傳授、應用傳播、記錄書寫等複雜的問題，可參夏含夷：〈先秦時代「書」之傳授——以清華簡〈祭公之顧命〉為例〉，載夏含夷：《興與象：中國古代文化史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163-78；柯馬丁：〈出土文獻與文化記憶〉，頁125-33。

⁴ 詳安樂哲：〈通假：一條儒家的意義生成之路〉，載安樂哲（著）、溫海明等（譯）：《和而不同：中西哲學的會通》（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129、136。

⁵ 鄭吉雄：〈從卦爻辭字義的演繹論《易傳》對《易經》的詮釋〉，載鄭吉雄：《周易玄義詮解》（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2年），頁67、97。

⁶ 鄭吉雄：〈《易經》身體、語言、義理的開展——兼論《易》為士大夫之學〉，載《周易玄義詮解》，頁122。

⁷ 相關討論可參范麗梅：〈簡帛文獻用字與閱讀習慣研究綜述〉，《哲學與文化》第39卷第4期（2012年4月），頁3-16。

本文首先根據出土與傳世材料，整理出「奔奔」的異文與異解。其次根據各個異解的核心詞義，考索其在文獻中所可能使用的字形。其三說明各用字之間密切的語音關係、不同詞義之間用字或聲符的高度重疊，以及字詞對應背後所蘊含的關聯思維 (correlative thinking)。其四說明〈鶉之奔奔〉在歷代注解中因其早期寫本的特質，所展現多個層次的詮釋，並且指出這種多層次詮釋也共時出現在《左傳·襄公二十七年》所載伯有賦〈鶉之奔奔〉一詩的場合中。最後總結說明此一普遍見於傳世或出土文獻、涉及用字或閱讀習慣等問題的多層次詮釋的現象，在學者之間所應具備的共識。

「奔奔」的異文與異解

《詩·鄘風·鶉之奔奔》：「鶉之奔奔，鶉之疆疆。人之無良，我以為兄。鶉之疆疆，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⁸其中「奔奔」，毛傳與鄭箋皆作「奔」，而阜陽《詩經》、《左傳·襄公二十七年》、《禮記·表記》與《呂氏春秋·壹行》高誘注皆作「賁」。⁹就現存資料看來，此字詞不僅有用字不同的異文，其解釋在漢代以後也至少有三種說法：

第一種是飛奔快走。毛傳：「鶉則奔奔，鶉則疆疆然。」而鄭箋：「奔奔、疆疆，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刺宣姜與頑非匹偶。」¹⁰又陸德明釋文引《韓詩》也作「奔」，並解釋云：「奔奔、疆疆，乘匹之貌。」¹¹鄭箋與《韓詩》解釋「奔奔」所謂的「常匹相隨」或「乘匹」，其實不是對「奔奔」詞義的直接解釋，而只是對詩句句義的串解。換句話說，只說明了「奔奔」表現的是鶉鶉乘匹的狀態，而不是「奔奔」本身的詞義。這種串解方式與《列女傳·魏曲沃負》所言「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預見，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¹²對〈關雎〉「關關」一詞的串解方式相同。「關關」在詩句中的直接詞義是指雎鳩相和的聲音，而《列女傳》將這種雎鳩的音聲相和串解為雎鳩具備了合於禮制的一種匹配關係，以及始終不讓人見到其乘居匹處的狀態，由此譬喻男女之匹逌也應合於禮制。相對於《列女傳》對「關關」的串解，「奔奔」一詞被串解為鶉鶉的乘居匹處。根據以上對鄭箋與《韓詩》串解

⁸ 毛氏(傳)、鄭玄(箋)、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頁114。

⁹ 參胡平生、韓自強：《阜陽漢簡詩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8；杜預(注)、孔穎達等(正義)：《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本，頁647；鄭玄(注)、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本，頁919；王利器(注疏)：《呂氏春秋注疏》(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頁2742。

¹⁰ 《毛詩正義》，頁114。

¹¹ 陸德明(撰)、黃焯(彙校)：《經典釋文彙校》(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138。

¹² 劉向(撰)、梁端(校注)：《列女傳校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2年)，卷三，頁10。

方式的了解，可知「奔奔」的直接詞義應另有所屬。由鄭箋「飛則相隨之貌」的說法，以及「奔」字本義為張步快走（詳下），再加上對鶉鵲這種鳥類行動的了解，可以推知毛傳、鄭箋與《韓詩》所理解的「奔奔」是指鳥類飛奔快走的意思，由鶉鵲的一同飛奔快走，象徵此鳥的乘居匹處。

第二種說法是爭鬪兇惡。《禮記·表記》云：「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鶉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為君。』』」¹³《禮記》引《詩》「奔奔」作「賁賁」，鄭玄注：「姜姜、賁賁，爭鬪惡貌也。良，善也。言我以惡人為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於上，小鳥賁賁於下。」¹⁴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郝懿行云：『鶉竄伏草間，無常居而有常匹，兩雄相值則鬪而不釋。』愚案：今人多畜令博鬪，燕地尤多。鶉值他鳥爭巢，列隊相拒，亦善鬪之鳥，故鄭以『姜姜』、『賁賁』為爭鬪貌也。……推鄭注之意，以鶉為大鳥，鶉為小鳥，鶉非必大，以鶉較之鶉為大也。大小既別，取興宜殊，故知大鳥喻公，小鳥喻臣民。公奪子妻，淫亂成風，下必有甚。小鳥之賁賁，一如大鳥之姜姜，皆爭鬪為惡。」¹⁵可知「賁賁」在此解釋為爭鬪兇惡的樣子。

第三種說法是駁雜不純。《呂氏春秋·壹行》：「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¹⁶高誘注引《詩》解釋「賁」字：「賁，色不純也。《詩》曰：『鶉之賁賁。』」¹⁷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高用賁本義作訓，故以『賁賁』為『色不純』，與鶉鳥黃黑雜文合。……推高注之意，鶉色不純，鶉強有力，喻宣公無純一之行，而有強奪之事。」¹⁸在此「賁賁」又解釋為顏色不單一，亦即駁雜不純的意思。

總而言之，「奔奔」一詞有「奔」、「賁」兩個異文，以及「飛奔快走」、「爭鬪兇惡」、「駁雜不純」三種解釋。這三種解釋彼此看似毫無詞義上的關連，何以能在同一文本中獲得解釋的根據？如何被不同詮釋者於不同的情境賦予意義？這些多字形、多詞義如何在語言文字運作的基礎上取得關連？這些問題都將是本文以下討論的焦點。

「奔奔」異解對應的可能用字

閱讀習慣的爭議，源於寫本中的用字是否應該直接破讀。事實上，不管是出土還是傳世文本，都可能存在以原字取義，或是破讀為他字的取捨問題。也就是說，寫本

¹³ 《禮記正義》，頁919。

¹⁴ 同上注。

¹⁵ 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臺北：明文書局，1988年），頁234、235。

¹⁶ 王利器：《呂氏春秋注疏》，頁2742。





¹⁷ 同上注。

¹⁸ 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頁235。

受到漢語漢字書寫模式的制約，往往產生多字形表達一詞義，或一字形表達多詞義，因此真正面臨的，大多不是字形應該是原字或是破讀字的問題，而是詞義選取的問題，亦即文本中採用的詞義才是關鍵。既然如此，面對文本時，的確有必要在該用字的文本脈絡下，就每一個異文用字進行聯繫，理解這些用字聯繫的語音條件，以及背後所表達各種可能的詞義。如此將梳理出這些用字因為通假或引申，所漸次發展出來的詞義範圍，再按各個文本語境的契合程度，來決定應該選取這個詞義範圍內的哪一個詞義來作理解。

事實上，倘若要求更全面地了解文本中的某個用字，除了此字的異文之外，還有必要以此字的核心詞義為根據，聯繫其他文本中所見的異文。這樣組成的用字，看似無關，但卻在一個核心詞義與語音都相同或相近的情況下相互聯繫起來，具體而微地呈現了表達某個詞義所使用字形的各種可能，也使得該文本用字的理解能夠兼顧各種可能的詞義。以下即以此方式，嘗試聯繫表達「奔奔」三種解釋的可能用字。

「飛奔快走」詞義的用字

「奔奔」之所以有「飛奔快走」的詞義，當與「奔」的本義有關。《說文·夭部》：「奔，走也。」¹⁹金文作（〈盂鼎〉），從，從三止，羅振玉指出「象人疾走時揚臂疾趨」。²⁰郭沫若又據〈大克鼎〉作指出「三止訛變而為」，《說文》遂以為從夂聲。²¹何琳儀跟隨前說，以為「會人搖臂奔跑如飛之意」，之後「三止訛作三中形，小篆遂誤以從夂（賁聲）」。²²事實上，「奔」字三止之訛作「夂（賁聲）」，恐與其聲韻本和「夂 / 賁」聲相同或相近有關。「奔」、「賁」的上古聲韻，根據郭錫良與鄭張尚芳的擬音：²³

【奔】幫文 *puən；幫文₁ *puuən / 幫文₁ *puuəns

【賁】幫文 *puən / 幫文 *pīwən；幫文₁ *puuən / 並文₁ *buən

/ 幫歌₁ *prals / 並微₁ *bul

聲紐大致分布在雙唇塞音的幫、並紐，而韻部則多在中高元音舌尖鼻音韻尾的文部。文獻中表達「飛奔快走」詞義的，「奔」、「賁」亦多為異文，銀雀山漢簡204號：

¹⁹ 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494。

²⁰ 羅振玉：《石鼓文考釋·石鼓文箋》，收入《羅振玉學術論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集，頁529。

²¹ 郭沫若：〈周公毀釋文〉，載郭沫若：《金文叢考》，收入《郭沫若全集·考古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5卷，頁640。

²²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1361。

²³ 分號前為郭錫良的擬音，分號後為鄭張尚芳的擬音，使用兩種擬音，主要為了可以相互參照，以更明確各用字之間的關係。參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增訂本）；鄭張尚芳：《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子神賁而鬼走。」²⁴《淮南子·覽冥》：「電奔而鬼騰。」²⁵《易·渙》：「渙奔其机。」²⁶「奔」，馬王堆帛書《周易》行九〇上作「賁」。²⁷因此可知「奔」的「奔」是意符「三止」聲化的現象，與同為「奔」聲的「賁」通假，「賁」以此聲符表達「飛奔快走」，而「奔」的初文本以會意表達，後亦以此聲符表達「飛奔快走」。上引「渙奔其机」的「奔」，上博《周易》簡54作「走」，²⁸敦煌寫本《周易》伯二九一九作「犇」，²⁹上博簡以同義詞「走」作為異文，敦煌寫本則以從三牛速奔的另一個會意字「犇」作為異文，都顯示了「飛奔快走」在理解此爻辭中占有一義的地位。

倘若考索上古傳世與出土文獻類似語境表達「飛奔快走」的詞義，將可聯繫出若干不同的用字。例如「奔走」為金文、《詩》、《書》等典籍的常用詞，〈中山王鼎〉：「奔走不聽命。」〈榮作周公簋〉：「奔走上下。」〈效尊〉：「不敢不萬年夙夜奔走。」³⁰《詩·周頌·清廟》：「駿奔走在廟。」³¹《書·酒誥》：「奔走事厥考厥長。」³²然而金文中又有「旌走」一詞，如〈召卣〉：「旌走事皇辟君。」〈麥盃〉：「用旌走夙夕。」³³其字作𠄎（〈召卣〉），郭沫若指出「旌」即「奔」之異文，「奔」從趾之初文止，表示足跡，象人奔軼絕塵之狀；「旌」亦從止，又從旌，表達旌旗之類所以進士眾，二者意亦相應。³⁴孫常敘指出〈麥尊〉有「享旌走」，可確定讀作「享奔走」，其字作𠄎，從止旌聲，是「奔」的或體字，二者具音變關係，並且又舉出古書異文中所見用「旌」字寫「奔」的痕迹。³⁵詳細比對「旌」、「旌」二字，很明顯的，「旌」字增加了「斤」作為聲符，或說以「旌」標示出讀音。然而「奔」字何以有旌、旌的異文？郭沫若僅言二者意亦相應，孫常敘則言二者為或體，並具有音變關係，可見「奔」與「旌/旌」不能看作是一般通假關係的異文。

²⁴ 吳九龍：《銀雀山漢簡釋文》（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頁17。

²⁵ 何寧：《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474。

²⁶ 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等（正義）：《周易正義》，《十三經注疏》本，頁131。

²⁷ 張政烺：《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校讀》（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13、67。

²⁸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209。

²⁹ 王弼（注）：《敦煌周易殘卷》，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141。

³⁰ 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北京：文物出版社），第4冊（1990年），頁569；第3冊（1988年），頁45、153。

³¹ 《毛詩正義》，頁707。

³² 孔安國（傳）、孔穎達等（正義）：《尚書正義》，《十三經注疏》本，頁208。

³³ 《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3冊，頁72、49。

³⁴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二）》，收入《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8卷，頁102。

³⁵ 孫常敘：〈麥尊銘文句讀試解〉，載孫屏、張世超、馬如森（編校）：《孫常敘古文字學論集》（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159-61。

欲了解「奔走」與「旒/旒走」的關係，需先確定「旒/旒」字的釋讀。二字其實可以上溯至甲骨文：𠂔(後1.28.3)、𠂔(後2.35.5)等字，于省吾統整前賢之說，指出諸字可隸作「旒」、「旒」，二者相同，皆是「旒」字。³⁶因此可知「奔」與「旒/旒/旒」在甲骨文已是兩個各自發展的用字。然而，上引金文的「奔走」與「旒走」，意義相同，使用的語境也相同，卻並非偶然。其實孫常敘徵引的一個例子，也提供了重要訊息，《禮記·內則》：「奔則為妾。」鄭玄注：「『奔』或為『旒』。」陸德明釋文：「『旒』，古『縣』字。」所謂的「旒」、「縣」，皆是「旒」字的通假(聲韻關係詳下)。因此可知「奔」與「旒」在傳世文獻的用字中，亦有並行的關係。《說文·㫃部》：「旒，周旒，旒旗之指麾也。」徐灝箋：「旒旗所以齊眾，執以指麾，令士卒望而前卻，非運轉其杠之謂也。从疋為足者，楚金云『人足隨旒旗以周旒』是也。」³⁷說明「旒」有進退周旒之意。若與「奔」的疾走奔跑相比，二者皆以雙足移動著身體，表達了形體快速或不停運動的狀態。因此在金文「奔走」與「旒走」的語境中，二者的詞義相當一致。此外，考慮到「旒」字在金文有「旒」的寫法，以「旒」為聲，其韻部與「奔」完全相同(郭錫良擬音)，則亦可窺見「旒」、「奔」二字在語音上的交涉關係。現統整上述用字，試列其上古聲韻如下：

【奔】幫文 *puən；幫文₁*puuən / 幫文₁*puuəns

【旒(旒)】群文 *gʷiən；群微₁*gʷi

【旒】匣真 *yiwən；匣元₂*gʷeen

【縣】匣元 *yiwən；匣元₂*gʷeen / 匣元₂*gʷeəns

【旒】邪元 *zʷiən；邪元₁*sgʷən / 邪元₁*sgʷəns

在韻部方面，「奔」與「旒」皆在文部，而「旒」等字在真、元二部，總的來說，皆在可旁轉的舌尖鼻音韻尾的文、真、元三部，顯示語音相近。至於聲紐，主要分布在舌根塞音的群紐、舌根擦音的匣紐、舌尖擦音的邪紐、雙唇塞音的幫紐，最大的問題是觸及了雙唇塞音、舌根塞音擦音、舌尖擦音等接觸與演化的關係。李存智曾研究塞音到擦音的演化，指出上古漢語跨部位語音交替的語言層殘留，並推測舌根聲母的徵性使它帶有圓唇性質，而與唇塞音接近。此外，李氏亦舉出邪母與舌根音通假、聲訓等例子，說明邪母與舌尖音、舌根音的雙重關係，³⁸為上述的聲紐關係提供了說明。根據上述「奔」、「旒」在若干語境中詞義相同或相近，語音上又有若干交涉，可知二字儘管記錄不同的兩個詞，但在使用過程中曾有一定的交集。

³⁶ 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3056-57。

³⁷ 段玉裁(注)、徐灝(箋)：《說文解字注箋》(臺北：廣文書局，1972年)，頁2247-48。

³⁸ 李存智：〈漢語語音史中的擦音聲母〉，《臺大中文學報》第34期(2011年6月)，頁409-10、426-27。

以下再說明與「旋」相關的用字，例如與「旋」互為異文的「還」，《詩·魏風·十畝之間》：「行與子還兮。」陸德明釋文：「還，本亦作旋。」³⁹《詩·齊風·還》：「子之還兮，遭我乎狺之間兮。」毛傳：「還，便捷之貌。」孔穎達疏：「還是輕便捷速之貌。」⁴⁰《禮記·檀弓下》：「還葬而無槨。」陸德明釋文：「還音旋。」鄭玄注：「還猶疾也。」《禮記·祭義》：「周還出戶。」陸德明釋文：「還，本亦作旋。」⁴¹《左傳·宣公十二年》：「少進，馬還。」杜預注：「還，便旋不進。」⁴²此處的「還」除了周旋，還有快速之意，與「奔」的快速之意亦相關。事實上，形體快速移動，也應是「旋」、「奔」產生交集的主要意象。

除了上述用字，若再進一步考察類似語詞的使用，還可發現更多語音相近，應由同一語源發展而來的用字，《爾雅·釋言》：「般，還也。」⁴³陸德明釋文：「郭音班。……《周易》云『般桓』是也。《說文》云：『般，辟也。』還，音旋或音環。」⁴⁴邵晉涵正義：「般、還、班，古字通用。」⁴⁵以「般」字解釋「還」，《說文·舟部》：「般，辟也。象舟之旋，從舟，從殳；殳，令舟旋者也。」⁴⁶說明了「般」與「旋」同樣取意於隨中心而周旋的樣子。此外也指出了更多不同的用字，包括「桓」、「辟」、「班」等等，文獻以此諸字，組成不同的合義複詞或聯綿詞，又繼而產生更多不同的用字，如《禮記·投壺》：「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盤還曰辟。」《禮記·曲禮上》：「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⁴⁷則以周旋不進表達謙退之意。《易·屯》：「磐桓，利居貞，利建侯。」⁴⁸陸德明釋文：「磐，本亦作盤，又作槃。桓，馬云：『槃桓，旋也。』」⁴⁹李鼎祚集解：「荀爽曰：『盤桓者，動而退也。』」⁵⁰而馬王堆帛書《周易》行二七上作「半遠」。⁵¹阜陽《周易》作「般口」。⁵²又《易·屯》：「乘馬班

³⁹ 《毛詩正義》，頁209。

⁴⁰ 同上注，頁189。

⁴¹ 《禮記正義》，頁187、807。

⁴² 《左傳正義》，頁396。

⁴³ 郭璞(注)、邢昺(疏)：《爾雅注疏》，《十三經注疏》本，頁46。

⁴⁴ 黃焯：《經典釋文彙校》，頁855。

⁴⁵ 邵晉涵：《爾雅正義》(臺北：復興書局，1972年)，頁5624。

⁴⁶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404。

⁴⁷ 《禮記正義》，頁965-66、76。

⁴⁸ 《周易正義》，頁22。

⁴⁹ 黃焯：《經典釋文彙校》，頁35。

⁵⁰ 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99。

⁵¹ 張政烺：《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校讀》，頁5、51。

⁵² 韓自強：《阜陽漢簡《周易》研究(附：《儒家者言》章題、《春秋事語》章題及相關竹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3、47。

如。」⁵³陸德明釋文：「班，鄭本作般。」⁵⁴孔穎達疏：「《子夏傳》云：『班如者，謂相牽不進也。』馬季長云：『班，班旋不進也。』」⁵⁵馬王堆帛書《周易》行二七上作「煩如」。⁵⁶亦以周旋不進表達屯難之意。《廣雅·釋訓》：「般桓，不進也。」王念孫疏證搜集更多此詞的用字：「《管子·小問》篇：『君乘駁馬而滂桓。』尹知章注云：『滂，古盤字。』漢《張納碑》作般桓，〈張表碑〉作畔桓，〈侯成碑〉作磐桓，〈郭究碑〉作槃桓，〈劉寬碑〉作盤桓，並字異而義同。」⁵⁷總之，有「般還」、「盤還」、「還辟」、「磐桓」、「槃桓」、「盤桓」、「半遠」、「般桓」、「滂桓」、「畔桓」、「班旋」等等。統整上述用字，語音相當接近：

- 【奔】幫文 *puən；幫文₁ *puuən / 幫文₁ *puuəns
 【旋】邪元 *zīwan；邪元₁ *sgʷan / 邪元₁ *sgʷans
 【還】匣元 *yoan；匣元₁ *gʷraan / 邪元₁ *sgʷan
 【般】並元 *buan；幫元₁ *praan / 幫元₁ *paan / 並元₁ *baan
 【盤】【磐】【槃】【滂】並元 *buan；並元₁ *baan / *blaan
 【桓】匣元 *ɣuan；匣元₁ *gʷaan
 【辟】幫錫 *pīēk / 並錫 *bīēk；幫錫 *peg / 滂錫 *pʰeg / 並錫 *beg
 【班】幫元 *pean；幫元₁ *praan
 【半】幫元 *puan；幫元₁ *paans
 【畔】並元 *buan；並元₁ *baans
 【遠】匣元 *yīwan；云元₁ *gʷan? / 云元₁ *gʷans
 【煩】並元 *bīwan；並元₁ *ban

與上述諸字的聲韻分布一致，聲紐多集中在雙唇塞音的幫、滂、並紐，或舌尖擦音的邪紐與舌根擦音的匣紐，另有古歸匣紐的云紐，其實也與並紐關係密切。⁵⁸韻部幾乎在可旁轉的舌尖鼻音韻尾的文、元二部，無論聲紐或韻部，關係都非常緊密。

此外，與「槃」字互為異文的「播」，或其聲符「番」，也有類似詞義。《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大專槃物兮。」司馬貞索隱：「《漢書》云：『大鈞播物。』此『專』讀曰『鈞』。槃，猶轉也，與播義同。如淳云：『陶者作器於鈞上，以造化為大鈞也。』」⁵⁹亦即自然造化置萬物於其陶鈞之上而槃轉之，有生成變化於股掌之間的意思，此

⁵³ 《周易正義》，頁22。

⁵⁴ 黃焯：《經典釋文彙校》，頁35。

⁵⁵ 《周易正義》，頁22。

⁵⁶ 張政烺：《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校讀》，頁5、51。

⁵⁷ 王念孫：《廣雅疏證》（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192。

⁵⁸ 參李存智：〈漢語語音史中的擦音聲母〉，頁409。

⁵⁹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3年），頁1016。

「槃」或「播」亦源於快速周旋之意。上博七〈凡物流形甲〉簡15：「下番於淵。」〈凡物流形乙〉簡10：「下番於淵。」⁶⁰馬王堆帛書《十問》：「下播於地。」⁶¹《莊子·刻意》：「下蟠於地。」⁶²學者多已指出上述「番」、「播」、「蟠」相通。⁶³此外，馬王堆帛書《十大經》還有：「番于下土。」⁶⁴詞義亦相當。唯宋華強指出諸家所引文獻只有「播於地」，古書似從不見「播於淵」之語，以為當作「蟠於淵」。⁶⁵然而其所引「蟠於淵」的文獻皆在宋明，時代較晚。事實上，相關詞例在先秦文獻已能見到，《莊子·應帝王》：「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成玄英疏：「桓，盤也；審，聚也。夫水體無心，動止隨物，或鯢鯢盤桓，或螭龍騰躍，或凝湛止住，或波流湍激。」⁶⁶此處所謂鯢桓、止水、流水做出的「審」，即形成「淵」，說明鯢桓處於水中，或靜止的水，或流動的水，三者之「審」都能使池水成為「淵」。因此此處的「審」與上述「番於淵」的「番」詞義相當。唯「審」與「番」二字鄔可晶已指出聲韻俱遠，無由相通，「審」所從之「番」與「番」本非一字，但不否認諸如《說文》所載，二者有訛混的情況。⁶⁷據此，按照〈應帝王〉的語境，其「審」即有可能是從「番」之字的訛混。而事實上，「審」與「番」、「播」、「蟠」諸字所從相同，也具有相同的詞義——於淵中盤旋、盤布之意，與上述的詞義範圍亦緊密相關。更何況文獻還有《法言·問神》「龍蟠于泥」⁶⁸的說法，因此諸字所述於地、於土、於淵、於泥，其實在此表達中並無區別的必要，總而言之就是在各種空間中的盤旋奔行。此外，考察從「番」之字的使用，亦可發現其表達飛旋之意，如《文選·謝瞻〈張子房詩〉》：「翻飛指帝鄉。」李善注、《太平御覽》作「飜」。李善注引薛君《韓詩章句》：「飜，飛貌。」⁶⁹諸字的上古音亦極近：

⁶⁰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92、120。

⁶¹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馬王堆漢墓帛書(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頁148。

⁶² 王叔岷：《莊子校註》(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558。

⁶³ 綜合說明可參鄔可晶：〈談《上博(七)·凡物流形》甲乙本編聯及相關問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09年1月7日)，頁5-8。

⁶⁴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編)：《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頁74。

⁶⁵ 宋華強：〈〈凡物流形〉「上干於天，下蟠於淵」試解〉，「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2009年7月11日)，頁2。

⁶⁶ 王叔岷：《莊子校註》，頁292；郭慶藩：《莊子集釋》(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3年)，頁303。

⁶⁷ 鄔可晶：〈談《上博(七)·凡物流形》甲乙本編聯及相關問題〉，頁6，注12。

⁶⁸ 汪榮寶：《法言義疏》(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頁141。

⁶⁹ 蕭統(編)、李善等(註)：《增補六臣註文選》(臺北：華正書局，1974年)，頁390。

【槃】並元 *buan；並元₁*baan / *blaan

【番】並元 *bīwan / 滂元 *p'īwan；幫歌₁*paal / 幫歌₁*paals / 滂元₁*phaan
/ 敷元₁*phan / 奉元₁*ban

【播】幫歌 *pua；幫歌₁*paals

【蟠】並元 *buan；並元₁*baan / 奉元₁*ban

【翻】【飜】滂元 *p'īwan；滂元₁*phan

聲紐集中在雙唇塞音，韻部在對轉的低元音的歌、元二部，關係緊密。

除了與「奔」、「旋」通假或引申的上述用字，此一詞義範圍還涵蓋更多圍繞著核心詞義所使用的字形，以下羅列數例：

首先，《淮南子·覽冥》：「姮娥竊以奔月。」高誘注：「奔月或作盆肉。」⁷⁰表達飛奔的「奔」還有從「分」為聲符的異文。其實從「分」之字亦多表示飛奔快走之意，如《文選·左思〈吳都賦〉》：「儂佻盆並。」劉良注：「盆並，疾走貌。」⁷¹《文選·傅毅〈舞賦〉》：「紛森若絕。」李善注：「紛森，飛揚貌。」⁷²還有與「般」組成合義複詞的，如《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般紛紛其離此尤兮。」司馬貞索隱：「般，槃桓也。」⁷³《漢書·賈誼傳》：「般紛紛其離此郵兮。」⁷⁴組合成的「般紛紛」也表達相同意思。

其次，《詩·周頌·小毖》：「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毛傳作「拚」，⁷⁵《韓詩章句》作「翻」，⁷⁶朱熹集傳：「拚，飛貌。」⁷⁷又〈小雅·小弁〉：「弁彼鸞斯，歸飛提提。」毛傳作「弁」，⁷⁸上博〈孔子詩論〉簡八引詩作「夏(弁)」。⁷⁹朱熹集傳：「弁，飛拚翼貌。」⁸⁰表達飛翔的「翻」還有從「弁」為聲符的異文，同樣表達相同的意思。

⁷⁰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501。

⁷¹ 《增補六臣註文選》，頁 110。

⁷² 同上注，頁 321。

⁷³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頁 1015。

⁷⁴ 班固（撰）、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頁 3640。

⁷⁵ 《毛詩正義》，頁 745。

⁷⁶ 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韓詩薛君章句二卷〉，頁 292。

⁷⁷ 朱熹：《詩經集註》（臺北：群玉堂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 年），頁 183。

⁷⁸ 《毛詩正義》，頁 420。

⁷⁹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頁 20。《說文》：「覓，冕也。周曰覓，殷曰吁，夏曰收。從兒，象形。弁，或覓字。」（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 406）實「夏」與「弁」是同一字，唯隸定不同而已，何琳儀有詳說。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頁 1064-65。此外，「夏」與「史」、「事」等字或多混淆，然而二者實為不同來源的字，曹錦炎辨之已詳，參曹錦炎：〈從竹簡本《老子》、《緇衣》、《五行》談楚簡文字構形〉，載張政烺先生九十華誕紀念文集編委會（編）：《揖芬集：張政烺先生九十華誕紀念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年），頁 323-24。

⁸⁰ 朱熹：《詩經集註》，頁 110。

其三，尹灣漢簡〈神鳥賦〉簡122：「張目揚眉，噴翼伸頸。」「噴」左邊漫漶，右邊從賁聲，整理者以為疑讀作「奮」，沒有進一步考證。⁸¹其實《韓詩外傳》卷八即有「延頸奮翼」⁸²一語，合諸上文指出從「賁」得聲字有表達飛奔的詞意，並且「奮」字本身亦有羽翼振飛之意，因此二者讀為異文並不衝突。〈邶風·柏舟〉：「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毛傳：「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⁸³《說文·奮部》：「奮，翬也。從奮在田上。《詩》曰：『不能奮飛。』」⁸⁴《爾雅·釋鳥》：「雉絕有力奮。」郝懿行義疏：「飛走之屬凡有力者通謂之奮。」⁸⁵除此之外，《禮記·月令》：「鳴鳩拂其羽。」⁸⁶《淮南子·時則》「拂」作「奮」。⁸⁷可知「奮」還有異文「拂」。

其四，馬王堆帛書〈十大經·果童〉行98-99：「果童於是衣褐而穿，負餅而鬻。營行乞食。周流四國，以視貧賤之極。」⁸⁸張家山漢簡〈蓋廬〉簡30：「埃氣亂鬻，濁以高遠者，其中有動志，戒以須之，不去且來。」⁸⁹二處的「鬻」與「鬻」皆以「辵」為聲符，〈果童〉的文意脈絡是果童之營行、周流，表達其快走奔行的樣子；〈蓋廬〉則形容埃氣雜亂的流行奔騰。《莊子·達生》：「忿瀦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王叔岷校註：「忿與憤通，瀦與畜通。〈盜跖〉篇『佻溺於馮氣』，《釋文》：『馮音憤，憤，滿也，言憤畜不通之氣也。』此文之『忿瀦』，猶彼《釋文》之『憤畜』。」⁹⁰《史記·扁鵲倉公列傳》：「邪氣流行，為重困於俞，忿發為疽。」⁹¹皆言及氣的憤積遇阻或憤發流行。合諸上文用字，可知從「分」得聲的「忿」與從「賁」得聲的「憤」，在此應與「鬻」的意涵相近，表達氣的奔騰或憤發等流行。有關諸字與氣相關的用法，下文還會討論。

上述用字皆可於傳世或出土文獻中，追尋到環環相為異文的使用，更重要的是諸字上古音韻亦相當接近：

【般】並元 *buan；幫元₁ *praan / 幫元₁ *paan / 並元₁ *baan

【奔】幫文 *puən；幫文₁ *puuən / 幫文₁ *puuəns

⁸¹ 連雲港市博物館、東海縣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中國文物研究所(編)：《尹灣漢墓簡牘》(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72、149。

⁸² 屈守元(箋疏)：《韓詩外傳箋疏》(成都：巴蜀書社，1996年)，頁681。

⁸³ 《毛詩正義》，頁75。

⁸⁴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144。

⁸⁵ 郝懿行：《爾雅義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7年)，頁1265、1268。

⁸⁶ 《禮記正義》，頁304。

⁸⁷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392。

⁸⁸ 《馬王堆漢墓帛書(壹)》，頁66。

⁸⁹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頁103、278。

⁹⁰ 王叔岷：《莊子校註》，頁693-94。

⁹¹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頁1154。

也。……銑曰：般首，猛獸也。」⁹⁹《書·牧誓》：「尚桓桓。」孔傳：「桓桓，武貌。」¹⁰⁰《詩·周頌·桓序》：「桓，武志也。」孔穎達疏：「桓者，威武之志。」《詩·周頌·桓》：「桓桓武王。」鄭玄箋：「我桓桓有威武之武王。」《詩·魯頌·泮水》：「桓桓于征。」毛傳：「桓桓，威武貌。」¹⁰¹《史記·周本紀》：「尚桓桓如虎如羆。」¹⁰²如同上述用字，既能形容虎羆等猛獸，又能形容軍隊或將士（例如武王）的奮勇威武。

此外，還有「奮」、「番」、「翻」等表達勇猛爭鬪的用字，亦與「飛奔快走」的用字一致。《詩·大雅·常武》：「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鄭玄箋：「王奮揚其威武，而震雷其聲，而勃怒其色。」¹⁰³《戰國策·秦策一》：「是貴奮也。」高誘注：「奮，勇也。」¹⁰⁴《史記·高祖本紀》：「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願與沛公西入關。」司馬貞索隱引韋昭：「奮，憤激也。」¹⁰⁵慧琳《音義》「奮迅」注引司馬彪注《莊子》：「奮，武貌也。」¹⁰⁶以迅速、憤激等意義表達出奮勇威武的狀態。《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¹⁰⁷言霸夫、烈士奮命而翻然大舉，亦使用以「番」為聲符的用字。其實「番」字本身亦有類似詞義，《詩·大雅·崧高》：「申伯番番。」毛傳：「番番，勇武貌。」鄭玄箋：「申伯之貌有威武番番然。」¹⁰⁸《爾雅·釋訓》：「番番，勇也。」郭璞注：「皆壯勇之貌。」¹⁰⁹以上用字的上古聲韻已於「飛奔快走」的用字討論中詳列，在此不贅。

前舉奮勇兇猛、爭鬪威武等意涵都建立在憤怒的心理狀態，所謂虎賁之士的憤怒、大王的如震如怒、項羽的憤激等皆是相同的情緒，因此表達此義的用字，亦不離「飛奔快走」的情況。例如以「忿」為聲符的用字，《史記·汲鄭列傳》：「忿發罵曰。」¹¹⁰《漢書·汲黯傳》：「憤發罵曰。」¹¹¹《逸周書·大匡解》：「昭位非忿。」孔晁注：「忿，怒也。」¹¹²《越絕書·吳內傳》：「亟怒紛紛者，怒貌也。」¹¹³其「忿」、「紛」

⁹⁹ 《增補六臣註文選》，頁167。

¹⁰⁰ 《尚書正義》，頁159。

¹⁰¹ 《毛詩正義》，頁753、754、769。

¹⁰²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頁70。

¹⁰³ 《毛詩正義》，頁693。

¹⁰⁴ 《戰國策》，頁97、98。

¹⁰⁵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頁166。

¹⁰⁶ 釋慧琳：《一切經音義》，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頁365。

¹⁰⁷ 《增補六臣註文選》，頁830。

¹⁰⁸ 《毛詩正義》，頁673。

¹⁰⁹ 《爾雅注疏》，頁55。

¹¹⁰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頁1281。

¹¹¹ 王先謙：《漢書補注》，頁3772。

¹¹² 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逸周書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385。

¹¹³ 李步嘉：《越絕書校釋》（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75。

皆是。又如從「弗」得聲的用字，尹灣漢簡〈神烏賦〉簡122：「亡烏沸然而大怒。」「沸」字，整理者讀作「佛」。¹¹⁴再如從「緜」得聲的用字，郭店〈尊德義〉簡1：「懲忿緜，改忌勝，為上人者之務也。」¹¹⁵李零以為「忿連」讀作「忿戾」，¹¹⁶陳偉舉《論語·陽貨》「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為證，又舉何晏注引孔安國「惡理多怒」來解釋。¹¹⁷范麗梅則引《楚辭·九章·懷沙》：「懲連改忿兮，抑心而自強。」¹¹⁸《說文·絲部》：「緜，馬緜也。與連同意。」¹¹⁹說明「緜」字有忿戾、忿怒等意涵。¹²⁰而後公布的上博七〈武王踐阼〉簡9：「惡危？危於忿連。」¹²¹《大戴禮記·武王踐阼》：「惡乎危？於忿寔。」¹²²二者使用了不同的詞彙，然而上博簡的「忿連」正與〈尊德義〉的「忿緜」相同。

奮勇兇猛、爭鬪威武，或者惡理憤怒等都觸及生物對血氣、志氣的掌握，《淮南子·覽冥》：「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¹²³言血氣之倒逆不順將使生物忿戾。上引〈陽貨〉「今之矜也忿戾」，亦在批評時人所持志氣多忿戾暴衝。《戰國策·韓策二》：「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賁、育而高成荊矣。」¹²⁴指出真正的勇猛，在於其持氣的隆盛。《孟子·公孫丑上》言養勇的最高境界在於「持其志，無暴其氣」，¹²⁵可見一斑。上引「飛奔快走」的用字中，有以「緜」、「分」、「賁」為聲符的用字，亦皆表達氣的流行，包括埃氣、忿瀦之氣、邪氣等的奔騰、憤積、憤發等等，因此可知以「緜」為聲符的「緜」字亦可表達類似的意義，唯具體指涉在忿戾怒氣的憤發而已。

與氣的流動性質相同的還有聲音、音樂的流行，在類似語境中，也使用一致的用字，《禮記·樂記》：「奮末、廣賁之音作。」鄭玄注：「憤，怒氣充實也。」¹²⁶《說苑·修文》：「嘽奔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奮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¹²⁷所謂「奮」、「賁」、「奔」皆在表達憤發流動的概念。

¹¹⁴ 《尹灣漢墓簡牘》，頁72、149。

¹¹⁵ 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頁55。

¹¹⁶ 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141。

¹¹⁷ 陳偉：《郭店竹書別釋》（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136。

¹¹⁸ 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86年），頁239。

¹¹⁹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663。

¹²⁰ 范麗梅：〈楚簡文字零釋〉，《臺大中文學報》第26期（2007年6月），頁78-81。

¹²¹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頁23、160。

¹²² 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7年），頁105。

¹²³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480。

¹²⁴ 《戰國策》，頁999。

¹²⁵ 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十三經注疏》本，頁54。

¹²⁶ 《禮記正義》，頁679。

¹²⁷ 劉向（撰）、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503。其中「奔」字原作「諧」，據宋、元本改。

統整上述用字，可發現其聲韻關係與「飛奔快走」的用字一致。限於篇幅，重出用字不復列出：

【憤】並文 *bīwən；並文₁*bum?

【繚】來元 *luan；來元₃*b·roon / 來元₃*b·ron / 來元₃*¹²⁸

【連】來元 *lian；來元₂*ren

【沸】幫物 *pīwāt；非隊₁*puuds

【佛】並物 *bīwāt；奉隊₂*buuds / 奉物₁*buud

聲紐多集中在雙唇塞音的幫、並紐，另有舌尖邊音的來紐，關係已如上述。韻部關係亦如此，幾乎在旁轉的舌尖鼻音韻尾的文、元二部，少數在中高元音對轉的物、文二部。總之，諸字聲韻關係密切。

「駁雜不純」詞義的用字

文獻表達「駁雜不純」詞義的用字，也與「飛奔快走」、「爭鬪兇惡」的用字頗為一致。唯「奔奔」之有「駁雜不純」的異解，主要來自其通假的異文「賁賁」。高誘以為「賁」是「色不純」，亦即顏色不單一，典型出處當屬《易·賁》。《說文·貝部》：「賁，飾也。」¹²⁹陸德明釋文：「傅氏云：『賁，古斑字，文章貌。』鄭云：『變也，文飾之貌。』王肅……云：『有文飾，黃白色。』」¹³⁰指出「賁」是由黃白等多種顏色所交織成文章、文飾之貌。多種顏色和諧搭配則成美好的文飾，反之則呈駁雜不純的樣子，在文獻往往有這兩種完全相反的取義。

上引《經典釋文》指出「賁」還有「斑」、「變」等異文。形容各種飛禽、走獸、游魚、人類的形體上，多種顏色相間組合，呈現文飾、文彩之貌，其實亦使用一致的用字或聲符。例如《詩·小雅·苕之華》：「牂羊墳首。」毛傳作「墳」，¹³¹《易林·中孚之訟》作「羶」。¹³²《小雅·魚藻》：「魚在在藻，有頌其首。」毛傳作「頌」，¹³³《書·盤庚》孔穎達疏引樊光《爾雅注》引《詩》作「賁」。¹³⁴《詩經》此句于省吾有精彩解說：「頌、賁並應讀作斑，《禮記·檀弓》注『斑白』，《釋文》『斑，本又作頌。』……然則『有賁其實』，即有斑其實，桃實將熟，紅白相間，其實斑然。『有頌其首』，即有斑

¹²⁸ 此擬音乃據「繚」從「絲」聲而得。若據《說文》「繚」引《詩》「六轡如絲」，則讀如「轡」，其擬音為幫質 *pīēt，其聲紐亦在雙唇塞音，而韻部就「之支脂」關係密切而言亦不遠。

¹²⁹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279。

¹³⁰ 黃焯：《經典釋文彙校》，頁42。

¹³¹ 《毛詩正義》，頁527。

¹³² 焦延壽（著）、尚秉和（注）：《焦氏易林注》，收入《尚氏易學存稿校理》（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年），頁1069。

¹³³ 《毛詩正義》，頁499。

¹³⁴ 《尚書正義》，頁134。

其首，『牂羊墳首』，即牂羊斑首，魚首每有文，羊首亦有黑白相間者。《傳》知羊首之不可言大，而以『無是道也』為說，失之。¹³⁵除了牂羊與游魚，諸字也形容鳳、虎、豹、馬、貓、人等，《太玄·視》：「鸞鳳紛如。」范望注：「紛如，有文章也。」¹³⁶《文選·曹植〈七啟〉》：「拉虎摧斑。」李善注作「班」，云：「班，虎文也。」¹³⁷《文選·司馬相如〈上林賦〉》：「被斑文。」李善注：「斑文，虎豹之皮也。」¹³⁸《易·革》：「大人虎變。……君子豹變。」¹³⁹呂祖謙音訓：「變，晁氏曰：『京作辨。』」¹⁴⁰熹平石經《周易》作「辯」。¹⁴¹阜陽《周易》、馬王堆帛書《周易》行六四下作「便」。¹⁴²《周禮·天官·內饗》：「馬黑脊而般臂，虺。」鄭玄注：「般臂，臂毛有文。」¹⁴³孫詒讓正義：「般蓋辯之借字。……斑亦即辯之俗。」¹⁴⁴馬王堆帛書《養生方》：「螿貓。」武威漢醫簡《第二類簡》作「班貓」。《神農本草經》作「斑貓」。¹⁴⁵《史記·秦本紀》：「黃髮番番。」張守節正義：「字當作『幡』。幡，白頭貌。言髮白而更黃，故云黃髮番番。」《史記·太史公自序》：「番番黃髮。」裴駟集解：「黃髮，言老人髮白而更黃也。」¹⁴⁶《淮南子·泰族》：「而辯白不戴負。」¹⁴⁷《玉篇·文部》：「辯，《說文》曰：『駁文也。』亦作斑。」¹⁴⁸或形容所有的走獸，《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般般之獸。」司馬貞索隱：「般般，文彩之貌也。」¹⁴⁹《文選·司馬相如〈封禪文〉》：「般般之獸。」李周翰注：「般般，雜色貌。」¹⁵⁰統整上述用字，可發現從「賁」聲的「墳」、「犢」、「賁」；從「分」聲的「頒」、「紛」；從「班」聲的「斑」；從「緜」聲的「變」；從「般」聲的「螿」；從「辨」聲的「辯」；從「番」聲的「幡」等，與上述「飛奔快走」、「爭鬪兇惡」的用字幾乎重疊。

¹³⁵ 于省吾：《雙劍詠群經新證·雙劍詠諸子新證》（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頁140；于省吾：《澤螺居詩經新證·澤螺居楚辭新證》（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5。

¹³⁶ 揚雄（撰）、陸績（述）、范望（注）：《太玄經》（臺北：廣文書局，1988年），卷五，頁15。《增補六臣註文選》，頁644。

¹³⁷ 同上注，頁160。

¹³⁸ 同上注，頁160。

¹³⁹ 《周易正義》，頁112。

¹⁴⁰ 呂祖謙（撰）、宋咸熙（輯）：《周易音訓》（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頁31。

¹⁴¹ 馬无咎（馬衡）：《漢石經集存》（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頁26。

¹⁴² 韓自強：《阜陽漢簡〈周易〉研究》，頁16、68；張政烺：《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校讀》，頁10、60。張政烺釋文作「使」，應作「便」。

¹⁴³ 《周禮注疏》，頁62。

¹⁴⁴ 孫詒讓：《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273。

¹⁴⁵ 引自白於藍：《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彙纂》（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頁761、762。

¹⁴⁶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頁97、1374。

¹⁴⁷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1384。

¹⁴⁸ 顧野王：《大廣益會玉篇》，頁28。

¹⁴⁹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頁1263。

¹⁵⁰ 《增補六臣註文選》，頁907。

除此之外，上述用字亦形容非生物的外表，包括織品交錯的文飾、玉石交錯的文理、灰土摻雜覆蒙的樣子。首先，織品的交錯文飾，例如信陽長臺觀楚簡2組28號：「紛純。」¹⁵¹《周禮·春官·司几筵》：「設莞筵紛純。」鄭玄注：「鄭司農云：『紛讀為幽。又讀為和粉之粉。』」¹⁵²《書·顧命》：「玄紛純。」孔穎達疏引鄭玄《周禮注》：「紛，如綬，有文而狹者也。」¹⁵³《文選·揚雄〈羽獵賦〉》：「青雲為紛。」李周翰注：「紛、纒，皆旗飾，言畫雲蜺於旗上也。」¹⁵⁴《太玄·視》：「粉其題頰。」范望注：「粉，飾也。」¹⁵⁵信陽長臺觀楚簡2組7號：「𠄎(弁)績。」¹⁵⁶李家浩以為此指衣上的裝飾，並引《說文·糸部》「辮，交織也」，指出「𠄎(弁)」應讀為「辮」。¹⁵⁷其說可從，其實就是花紋交錯的裝飾。其次，玉石的文理交錯，如《文選·司馬相如〈上林賦〉》：「璿玉旁唐，玢幽文鱗。」又作「紛彬」，李善注引郭璞：「玢幽，文理貌也。」¹⁵⁸其三，灰土摻雜覆蒙的樣子，如睡虎地秦簡《日書·詰咎》：「漬以灰。」又：「其骨在外者，以黃土漬之。」¹⁵⁹劉釗引《搜神記》「灰塗」又「塗以灰」，說明「漬」讀作「塗」，指灰土覆蒙之意；又引《漢書·五行志中之下》孟康注：「以棄灰於道必坊人。」《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孔穎達疏引賈逵：「塗邱氏雞目。」《史記·貨殖列傳》司馬貞索隱引晉灼：「以末椒姜粉之訖。」說明「坊」、「塗」、「粉」三者相當，即段玉裁所謂「凡為細末糝物若被物者皆曰坊」的意思。¹⁶⁰各字所涉及從「分」聲的「紛」、「粉」、「塗」、「坊」、「玢」；從「辨」聲的「辮」；從「賁」聲的「漬」以及「弁」、「彬」等，亦與上述「飛奔快走」、「爭鬪兇惡」的用字幾乎重疊。

除了形容萬物在形體外貌上的文飾文彩或者駁雜不純，此義還涉及人在言行、道德等內外修養的描繪，如《荀子·子道》：「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¹⁶¹《說苑·雜言》：「賁於言者，華也；奮於行者，伐也。」¹⁶²又《荀子·君道》：「善藩飾人者人

¹⁵¹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陽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頁130、圖版128。

¹⁵² 《周禮注疏》，頁309。

¹⁵³ 《尚書正義》，頁278-79。

¹⁵⁴ 《增補六臣註文選》，頁166。

¹⁵⁵ 《太玄經》，卷五，頁15。

¹⁵⁶ 《信陽楚墓》，頁129、圖版121。

¹⁵⁷ 李家浩：〈釋「弁」〉，載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古文字研究》第1輯（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393。

¹⁵⁸ 《增補六臣註文選》，頁158。

¹⁵⁹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頁213、215。

¹⁶⁰ 劉釗：〈談睡虎地秦簡中的「漬」字〉，《古漢語研究》1995年第3期，頁55-56。

¹⁶¹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532。

¹⁶² 向宗魯：《說苑校證》，頁428。

榮之。」¹⁶³《韓詩外傳》卷五：「善粉飾人者，故人樂之。」¹⁶⁴此外，郭店〈五行〉：「顏色容貌溫叟(弁)也。」其「弁」字，馬王堆帛書〈五行〉作「𦉑」，〈五行說〉作「𦉑」。范麗梅引《汗簡》卷中之二〈彡部〉載「變」字作𦉑，以及《論語·雍也》「文質彬彬」《說文》引作「份份」，並云：「彬，古文份。」指出「叟(弁)」、「𦉑」、「𦉑」、「變」、「𦉑」、「彬」、「份」等字在同一脈絡下相通，表達君子文彩斐然、文質彬彬的修養狀態。¹⁶⁵若合諸《廣雅·釋詁三》：「辯、彬，文也。」¹⁶⁶《漢書·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贊》：「彬彬然弘博君子也。」顏師古注：「彬彬，文章貌也。」¹⁶⁷《文選·陸機〈文賦〉》：「嘉麗藻之彬彬。」李善注引《論語》包咸注：「彬彬，文質相半之兒。」¹⁶⁸更可確認表達同一義的多個異文並非罕見。與形容萬物形體的文飾文彩一致，圍繞著人之道道德修養完成的樣態，強調其文、質兩種特性兼備交融、和諧美好。其實相似異文亦形容萬物的紛雜並陳，如上博三〈互先〉簡4-5：「察察天地，焚焚而復其所欲。」¹⁶⁹《淮南子·俶真》：「萬物紛紛，孰非其有？」¹⁷⁰與上述用字一致，包括「奮」、「賁」、「藩」、「粉」、「份」、「紛」、「叟(弁)」、「𦉑」、「𦉑」、「變」、「𦉑」、「彬」、「焚」、「辯」等，所從聲符或用字亦與上述「飛奔快走」、「爭鬪兇惡」的用字幾乎重疊。

統整上述用字，依然可發現其聲韻關係與「飛奔快走」、「爭鬪兇惡」的用字一致。限於篇幅，重出用字不復列出：

【墳】【墳】並文 *bīwən；並文₁*bun / 並文₁*bun?

【瀆】滂文 *p'uən / 並文 *bīwən；滂文₁*phuuən / 奉文₁*bun

【蕘】並文 *bīwən / 並微 *bīwəi；並文₁*bun

【頌】幫文 *peən；幫元₁*praan / 並文₁*bun

【粉】幫文 *pīwən；幫文₁*puən?

【份】幫文 *pīən；幫文₁*prun / 並文₁*buns

【彬】【玼】幫文 *pīən；幫文₁*prun

【焚】並文 *bīwən；並文₂*bun

【鬪】幫文 *pīən；幫文₁*mprun

【藩】並元 *bīwan；幫元₁*pan / 並元₁*ban

【幡】並歌 *bua；幫歌₁*paal / 並歌₁*baal

¹⁶³ 王先謙：《荀子集解》，頁237。

¹⁶⁴ 屈守元：《韓詩外傳箋疏》，頁507。

¹⁶⁵ 參范麗梅：〈釋「弁」與「變」——簡帛〈五行〉多層次的身心書寫〉，《漢學研究》(待刊)。

¹⁶⁶ 王念孫：《廣雅疏證》，頁73。

¹⁶⁷ 王先謙：《漢書補注》，頁4577、4578。

¹⁶⁸ 《增補六臣註文選》，頁308。

¹⁶⁹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頁109、113。

¹⁷⁰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108。

- 【斑】幫元 *pean；幫元₁*praan
 【辨】幫元 *pean；幫元₁*praan
 【辨】並元 *bīan；並元₂*breens / 並元₂*bren?
 【辯】並元 *bīan；並元₂*bren?
 【辯】並元 *bian；並元₂*been?
 【盤】幫元 *pean；幫元₁*praan
 【繚】來元 *luan；來元₃*b·roon / 來元₃*b·ron / 來元₃*b·rons
 【變】幫元 *pīan；幫元₃*prons

與上述「飛奔快走」、「爭鬪兇惡」用字一致，聲紐多集中在雙唇塞音的幫、滂、並紐，以及另有舌尖邊音的來紐，關係已如上述。韻部關係亦一致，幾乎在旁轉的舌尖鼻音韻尾的文、元二部，少數在中高元音對轉的微、文二部，或低元音對轉的歌、元二部。總之，諸字聲韻關係密切。

「奔奔」字詞對應背後的關聯思維

挖掘「奔奔」每一種解釋所可能對應的用字，可以整理出圍繞著該解釋的核心詞義（儘管其詞義稍有引申或轉移）所形成的組合。「奔奔」有三種異解，可整理出三組用字。再進一步比對，還可發現看似詞義無關的三組用字，其語音卻相當接近。這一方面顯示了每一組用字正以語音相同或相近，作為表達同一核心詞義的基礎，如同李新魁曾指出的「同音」即是文字借助於語音的條件來表達詞義的基礎。¹⁷¹另一方面也揭示了看似詞義無關的三組用字，也以語音相同或相近，作為詞義亦相關連的基礎。根據鄭張尚芳的擬音，可依其音節成份，整理出如下的簡表：

	文	微	物	元	歌
幫	奔賁奮份彬玢豳		沸	半般盤頒藩班斑辯變	賁番播幡
滂	紛忿瀆		拂	番翻飜	
並	賁憤墳殯瀆賁忿份份焚	賁	拂	般盤磐槃泮畔煩幡藩拚繫辨辯辯便	幡
生				孿	
邪				旋還	
來				繚繚繚連	
群		旌			
匣				銜縣還桓遠	

¹⁷¹ 李新魁已說明「同音」包括了完全同音與部分同音，亦即依據語音所存在的時空等條件而表現的聲、韻、調的完全相同或部分相同。參李新魁：〈從「同音」現象看語音與文字的某些關係〉，載《李新魁音韻學論集》（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439-41。

從上表可見各字的語音相同或相近。就韻部方面，集中在文、元兩部之間，少數在文部對轉的微、物二部，或是元部對轉的歌部；聲紐方面，則大量集中在雙唇塞音。各字在聲韻類別上構成的相互關係，雖然限於出土資料的不足，未能精確排比其時代或地域的分布，然而其中顯示同音、古今音、方音的若干訊息，展現漢語語音發展的多個層次，卻不容否認。李存智指出：「從音韻接觸行為互有交錯的關係來看，我們以為很有可能是：古韻部的內容已是方言接觸、競爭、演變之後的樣貌，一個字因此往往不止一個讀音，一個韻部存在不止一個音韻層次。」¹⁷² 點出此相互關係背後的動因。李新魁更詳細說明文字是語言的記錄符號，漢字本身有一大批表示音讀的「聲符」，但是由於語音不斷發展變化，再加上漢語方言的讀音複雜，相對的文字一經定型之後反不易變化，導致文字和語音關係脫節。另一方面，文字又由於「有形可象」而能比語音更明確地起表意的作用，因此也可能不斷在漢字上增加義符，使得文字和語音的關係更加複雜。¹⁷³ 具體說明了語音與用字對應的發展中，既逐步脫節，又不斷對應的複雜情況。在此情況下，原本無關的字，也可能因為異時或異地記錄著相同的語音，而產生某種程度的關連。

三組用字除了語音相同或相近之外，其整個字形或所從聲符，也出現重疊使用的情況。就漢字的書寫模式而言，以聲符記錄語音，是整個字形中最主要的構件。鮑則岳指出，在解讀無傳世文獻對照的古文字時，最好根據諧聲材料來確定，此一方法是提取貫穿於整個組詞的要素來進行的，將古文字與上下文關係的詞義相結合，取得最合適的詞義對應；¹⁷⁴ 而高奕睿 (Imre Galambos) 也指出將文本異寫的字形視作一個組別，可觀察到背後的一些情況，最重要且顯著的慣例是聲符成份的保留；¹⁷⁵ 兩位學者皆指出寫本解讀中聲符成份極為重要。因此欲深入探討三組用字之間的關係，有必要將三組中訊息較完整的用字，依其聲符的異同，整理成表格：

¹⁷² 李存智：《上博楚簡通假字音韻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頁283。

¹⁷³ 李新魁：〈從「同音」現象看語音與文字的某些關係〉，頁441-42。

¹⁷⁴ William G. Boltz, "The Study of Early Chinese Manuscripts: Methodological Preliminaries," in *The Guodian Laozi: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Dartmouth College, May 1998*, ed. Sarah Allan and Crispin Williams (Berkeley, CA: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arly China and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0), pp. 39-51. 中譯本有鮑則岳：〈古代文獻整理的若干基本原則〉，載艾蘭、魏克彬（原編）、邢文（編譯）：《郭店《老子》——東西方學者的對話》（北京：學苑出版社，2002年），頁44-58。

¹⁷⁵ Imre Galambos, *Orthography of Early Chinese Writing: Evidence from Newly Excavated Manuscripts* (Budapest: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Eötvös Loránd University, 2006), pp. 139, 141.

聲符	詞義				
	飛奔快走		爭鬪兇惡		駁雜不純
卉	奔		奔		
	賁噴		賁	憤	賁 墳墳潰賁
般	般	磐盤槃	般	般	盤聲
亘	桓		桓		
班	班		班	班	斑
番	番播幡翻飜		番翻	番藩幡	
分	盆紛		忿紛	盆粉煩紛紛份	
弁(夏)	弁(夏)拚			弁彭	
奮	奮		奮	奮	
弗	拂		沸拂		
緜	縶孿		縶	縶變	

可見三組用字或聲符多相同或重疊，呈現「多字形表達一詞義」與「一字形表達多詞義」的情況。前者如表達「飛奔快走」這個核心詞義，至少使用了十個聲符：「卉」、「般」、「亘」、「班」、「番」、「分」、「弁」、「奮」、「弗」、「緜」。根據上述的出土資料，可知從「卉」得聲的「奔」幾乎從西周早期一直貫穿使用到漢代，並留存於傳世典籍，其間出現了「旌」、「賁」等不同或相同聲符的用字。此外，在戰國期間常見的「弁(夏)」，在漢代或傳世文獻則使用從「番」得聲的「翻」來表達，然而以「番」來表達同一核心詞義的用法，亦出現在戰國，並且兩種聲符都留存於傳世典籍。又如表達「爭鬪兇惡」一核心詞義，至少使用了九個聲符：「卉」、「般」、「亘」、「班」、「番」、「分」、「奮」、「弗」、「緜」，其中同樣是戰國時期的楚簡就出現從「緜」得聲的「縶」，以及「連」等不同聲符來表達此一核心詞義。再如表達「駁雜不純」此一核心詞義，至少使用了八個聲符：「卉」、「般」、「班」、「番」、「分」、「弁」、「奮」、「緜」，其中同樣在漢代就出現了從「般」的「盤」、「聲」，以及「緜」、「班」、「便」等多個聲符來表達此一核心詞義。以上各例，皆初步說明了大約相同的一個時段，有若干不同的聲符同時記錄著核心詞義相同的一個語詞。

正由於一個核心詞義，至少使用了一個以上的聲符來記錄，同時這些聲符又記錄其他核心詞義，因而使得一個聲符也記錄了一個以上的詞義，例如同時表達「飛奔快走」、「爭鬪兇惡」、「駁雜不純」三個核心詞義的聲符，便有「卉」、「般」、「班」、「番」、「分」、「奮」、「緜」七種。同樣根據上述的出土資料，可知一個聲符「緜」，即有以之為聲符的「縶」、「孿」、「縶」、「縶」等，在戰國至漢初的階段，同時表達三種核心詞義。此外，還不包括一個聲符「賁」，即有以之為聲符的「噴」、「潰」、「賁」，以及一個聲符「弁(夏)」，各別在秦漢與戰國時期，同時表達「飛奔快走」與「駁雜不純」二種核心詞義。

上述現象不僅顯示典籍寫本用字的變動不定，同時也反映了使用聲符的高度重疊。聲符何以變動不定，同時在變換過程中又重疊使用？上引李新魁已指出文字和語音對應容易脫節，而解決的辦法之一是更換或添加聲符，因此造成了「字因音變」的現象，包括古今音變、口語音與讀書音差異、方言讀音差異、同音互換等等因素而更換或添加聲符。¹⁷⁶說明了聲符因為語音的古今或異地演變而更換或添加，直接造成變動，同時大量變動也促使聲符重疊使用。

除了聲符之外，形符亦有值得注意的現象，包括形符一方面與文意脈絡緊密搭配，以凸顯詞義的具體用法；另一方面又與文意脈絡無關，不具備精確表意的功能。例如以「責」為聲符的字，在表達與精神意識有關的忿怒心態時即加上「忄」作「憤」，在表達羊頭黑白相間時加上「羊」作「羴」，在表達桃子紅白相間的文彩時加上「艸」作「蕒」。然而另一方面，又在表達灰土相摻的駁雜時加上與「土」無關的「水」作「漬」，與文意脈絡距離較遠。又如以「分」為聲符的用字，加上「心」作「忿」以表達忿怒的心態；加上「土」作「坩」表達灰土相摻的駁雜；加上「頁」作「頰」，加上「糸」作「紛」，加上「玉」作「玢」，加上「亻」作「份」，各別表達魚首、織品、玉石、人品的顏色相間、文質相半的文彩。然而另一方面，同樣加上「土」的「坩」又用以表達姮娥的飛奔，或同樣加上「糸」的「紛」又用以表達生物的飛奔以及忿怒等狀態，皆與其文意脈絡無涉。除此之外，形符的寫法還可能被有意地更改，或部分訛化成與詞義相關的形符，以求符合文意的需要，例如以「般」表達走獸的班紋，《漢書·司馬相如傳下》作「般般之獸」，顏師古注：「般字與斑同耳，從丹青之丹。」¹⁷⁷「般」字的「舟」訛變作「丹」，顏注還特別強調與「丹青」有關，顯然是為了與獸紋色彩等文意相符而作出的解釋。

上述形符使用的情況，顯示了漢字書寫因應著文意脈絡而作的調整，這也是針對僅憑聲符記錄詞義的不足所作的調整。然而除此之外，寫本中仍有大量形符不具備這樣的功能，這是因為一個由聲符與形符組成的字，很可能又被用來記錄另外一個音同的詞義，而這個詞義與原來的詞義沒有任何關連，就使得原來的形符失去表意的功能，這在寫本中普遍發生而為人接受。

綜上所述，在聲符因應時間、地域、演變類型等因素而不斷變換，¹⁷⁸形符的表意功能亦依違的情況下，聲符與形符不斷重組，展現的便是字詞對應的錯綜多變與複雜繁難，進而形成異時異地、程度不一的用字習慣。多位學者已指出在出土文獻中，經典學術類的寫本因其廣泛流傳或歷代傳承，所呈現的習慣較一般日常實用類

¹⁷⁶ 李新魁：〈從「同音」現象看語音與文字的某些關係〉，頁449-51。此外葉玉英還整理大量古文字的用例來說明此一情況，參葉玉英：《古文字構形與上古音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268-85、287-302。

¹⁷⁷ 王先謙：《漢書補注》，頁4204。

¹⁷⁸ 有關這三方面的音韻演變，可參李存智：《上博楚簡通假字音韻研究》，頁1-10。

的公文、占卜等書寫來得複雜，包括不同時間層次的遺留或變更，也包括不同地域分布的雜混或馴化。¹⁷⁹此外，上述用字在不同的文本脈絡中，其意義雖然也可能有細微差別，可以通過比對，凸顯出來，甚至在後世使用中清楚地分化出來。另一方面，各字也可能因語音、語義的一致，使其各具差別的語義相互貫注，例如「奔」與「旋/旋」，「奔」是向前的迅速奔赴，「旋/旋」是環繞的迅速盤旋，二者有別，後世亦區分得非常清楚。然而在金文中，二者皆能與「走」組成合義複詞「奔走」或「旋走」，表達相同的意義，使用在相同的語境中。同時，與此語音、詞義一致的「般」，既可與「還/旋」組成合義複詞「般還」，表達周旋不進的謙退之意；又可與「紛」組成聯綿詞「般紛紛」，一方面表達奔赴遠去，另一方面又兼含周旋流連的雙重意義，兩重意義隨時在文本解讀中起著相關的聯想。

如果字與字之間語音相同或相近，甚至聲符使用亦重疊，就使得所記錄不相干的詞義，也能經過語音、聲符貫注到各字之中，呈現出「多字形表達多詞義」的面貌。亦即多個看似不相干的用字，卻同時表達同一詞義；或多個看似不相干的詞義，也同時能由一個字來表達。多用字與多詞義通過語音、聲符的同一性而聯繫在一起，使得典籍使用者處於一個多元理解的時空中，同一文本卻允許多層詮釋。當然，就漢語的特質而言，語音相同的用字比比皆是，因此必須有更深一層的關注，也就是一個「多字形表達多詞義」的組合，其實不僅語音同一，其詞義也必須相近，包括具有一定的邏輯或文化的聯繫、立足於整體歷史文化的知識或思維之上。安樂哲指出，漢語文獻中的通假 (paronomasia) 是通過發掘相關聯繫而更好地獲得認識的一種方式，其不僅僅是文學上的轉喻，而是關聯思維的必然產物。¹⁸⁰其實這方面的研究，葛瑞漢 (A. C. Graham) 就曾經討論過，雖然未與通假等觀念接連，但指出關聯思維與語言運作之間有一種完美的對應關係，即是一種有效的研究。他通過索緒爾 (Ferdinand de Saussure) 語言學所揭示的組合 (syntagm) 與聚合 (paradigm) 關係，來說明句子由各個語詞所組合，而在成為言語 (speech/parole) 之前，各個語詞已經在語言 (language/langue) 中產生各種聚合關係。引導這些聚合關係的，正是一種關聯

¹⁷⁹ 相關研究參周鳳五：〈郭店竹簡的形式特徵及其分類意義〉，載武漢大學中國文化研究院（編）：《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53-63；周鳳五：〈楚簡文字的書法史意義〉，載鍾柏生（主編）：《古文字與商周文明》（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2年），頁203-9；馮勝君：《郭店簡與上博簡對比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頁250-60、315-27；馮勝君：〈從出土文獻看抄手在先秦文獻傳布過程中所產生的影響〉，載《簡帛》第4輯，頁417-24；大西克也：〈古代漢語における地域的差異と相互交流—秦楚の出土資料を中心に〉，載《早稲田大学長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年報》第2號（2003年），頁83-103；大西克也：〈戦国時代の文字と言葉—秦・楚の違いを中心に〉，載長江流域文化研究所（編）：《長江流域と巴蜀、楚の地域文化》（東京：雄山閣，2006年），頁146-74。

¹⁸⁰ 詳安樂哲：〈通假〉，頁134。

性的思維。¹⁸¹ 如果據此方法，分析上述用字的文句，可得到以下關聯的結果：

鶉 馬 虎 妾 子 軍隊 子 鳥 鸞 蛾 鳩 鳥 神鳥 姁娥 氣
奔 奔 奔 奔 賁 仝 旋 拚 弁 紛 拂 奮 噴 奔 孿

這些字都建立在對生物或自然界的觀察與認識的基礎上，包括動物、飛禽、人類，以至於氣，將他們的運動或運作關聯起來。無論是快速奔走、奮翅飛翔、流行奔騰，都是形體、精神、氣息能夠快速有效地前進，達致某種力量集中的狀態。又如以下排列的關聯結果：

虎 虎 熊 猛獸 孟賁 王 武王 申伯 項羽 臣 汲黯 巫怒者 怒氣 人上者 亡鳥
奔 桓桓 般 賁 奮 桓桓 番番 奮 奔走 忿 紛紛 憤 繚 佛

音樂 邪氣
賁奮 忿

則是建立在精神意識等力量的高度集中，於動物表現為勇猛、兇猛；於人類則表現為奮勇、勤奮、奮作。並且精神意識處在亢奮之中，形體內運行的氣也是高亢的，典型的表現則是忿怒。此外，與氣相同，具有流動與充盈等性質的音樂，其激烈高亢的狀態也在此列。凡此動物、人類、氣、音樂等皆關聯起來，使用語音、詞義皆相同或相近的字來表達其運作。除了語言運作之外，關連思維還引導著思想文化，藉由語音、語義為中介而不斷創發。仍然以上述用字的文句為對象，可關聯到另一組結果：

馬 龍 鯨鯢 水 萬物 天道 本體 生命 精神 仙人 君子 賓主 失志者
盤桓 蟠 番 番 槃 番 番 播 蟠 翻 磐桓 般還 般紛紛

具象的馬、龍、鯨鯢、水，乃至於萬物；抽象的天道、本體、生命、精神，皆在廣漠、深淵、高空，在整個宇宙世界中，持續不懈地運作，生生不息，流動變化。就人類而言，包括仙人以騰躍飛行表現其超脫形體的束縛，君子、賓客與主人以盤旋稍進表達其謙退的威儀，失志者以盤旋不進象徵其隱退的狀態，凡此不僅構成連串的隱喻 (metaphor)，也發展出一套處世思想、應對文化。這一套思想文化，尤其在《周易》首出的〈乾卦〉爻辭中展露無遺。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九三「君

¹⁸¹ 葛瑞漢：〈陰陽與關聯思維的本質〉，載艾蘭、汪濤、范毓周（主編）：《中國古代思維模式與陰陽五行說探源》（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13-15；A. C. Graham, *Yin-Yang and the Nature of Correlative Thinking* (Singapor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Philosophies, 1986), p. 16。

子終日乾乾」、九四「或躍在淵」、九五「飛龍在天」、上九「亢龍有悔」，層層由下而上，由淵、而地、而天，隱喻與喻旨交錯出現，顯然有一套以天道萬物持續不懈運作的思想為背景，表達以龍隱喻的君子，其盤旋潛藏、騰躍飛奔、旋退隱志等等不同階段的處世態度。《漢書·敘傳上》：「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¹⁸²《後漢書·張衡傳》：「夫玄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涸泥而潛蟠，避害也。」¹⁸³《漢書》所謂應龍的泥蟠、天飛，《後漢書》所排比玄龍的奮鱗、潛蟠，皆採取了上述用字，表達一致的隱喻思想。

再舉一個平行的例子，依然根據上述用字，可分析出以下關聯：

羊 魚 鸞鳳 獸 虎 豹 貓 純織品 績織品 果實 灰土 細末 人 黃髮 萬物
墳 頌 紛 般 變 變 班 紛 弁 蕘 漬 粉 藩 番 紛紛

在此亦涉及動物、飛禽、人類，甚至植物、非生物、萬物等表現在形體上顏色相間的狀態。在形體上表現相間的分布，其實與盤旋、盤據、盤布等意象不無關係。不同顏色、不同物質占據某一位置，起著摻合或文飾的作用，就如同萬物在整個宇宙中，盤布成紛紛多彩的世界。相對地，宇宙大化亦槃布萬物，隨著時空變換，表現在萬物形體上，亦盤布著各種歲月遺留的色彩。此是將自然運作的模式與社會運作的模式進行關聯。更值得注意的，如此相間的色彩亦用來隱喻人倫社會中道德品行的美好修養，上述用字還可排列出以下的關聯：

虎 豹 璿玉 大人 君子 言行 顏容 文質
變 變 紛 彬 變 變 奮 弁 彬彬

在虎豹、璿玉形體上展現的美好文彩，亦要求在大人、君子的言行容貌中展現出來，若能達致文彩與質樸相半相間的最佳狀態，便達致孔子所標舉的文質彬彬。此由一致的關聯思維又引導出整套身、心、氣修養的哲學思想。¹⁸⁴

綜上所述，可知典籍使用者所面對的多字形表達多詞義，其實不僅來自於語音，也來自於語義，來自於我們關聯的思維之中。除了上述提到的各種隱喻之外，葛瑞漢還指出這些聚合關係的聯繫將引起相應的對立項作用。古代漢語明顯適合於思想家用一系列對偶字來組織概念，而二元對立無疑在中國文化中居於中心地位，通過這些對立排列的詳盡呈現，使關聯思維清晰可見。其中「陰」與「陽」即可大致看成是具有標明此相關又相反事物系列的功能。¹⁸⁵若回到「鶉之奔奔」的解讀，以同一位注者鄭玄為例，他一方面在箋《詩》時將「奔奔」理解為男女居有常匹，飛則相隨的

¹⁸² 王先謙：《漢書補注》，頁 6262。

¹⁸³ 范曄（撰）、王先謙（集解）：《後漢書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 665。

¹⁸⁴ 有關這方面的詳細討論，還可參范麗梅：〈釋「弁」與「變」〉。

¹⁸⁵ 葛瑞漢：〈陰陽與關聯思維的本質〉，頁 14、20-27。

匹偶貌，由鶉鵲雙雙飛奔，來取意其乘居匹處。另一方面在《禮記·表記》徵引此句時，又將「奔奔」理解為君臣爭鬪的惡貌，這樣的理解明顯跟隨著〈表記〉「士受命于君」的行文脈絡而來，並採取與「奔」不同的「賁」字。由此即可看出同一文句的不同解釋，在鄭玄的理解思維中，顯然是可以並存的。¹⁸⁶事實上，鶉鵲的行為，或飛奔匹合，或對立爭鬪，都建立在一種二元的思維模式之中，與男女的媒妁之合、君臣的謀國之合，產生一定的關聯與聚合。以男女、君臣作為相互的隱喻，上古文獻所在多有，《楚辭》中以男女關係隱喻君臣關係，便眾所周知。此外，西周金文中亦可發現「仇」、「奭」等「匹配」義用詞下，所表達君臣相合或男女匹配的對偶關係。¹⁸⁷因此若建立在二元的思維，上述「奔奔」的三種詞義，皆能構成緊密的關連：

鶉鵲：飛奔：匹處：爭飛
 ：顏色：文彩：駁雜
 男女： ：匹配：淫亂
 君臣： ：匹合：爭鬪

飛奔成雙或顏色相間的鶉鵲、相互對等或對待的男女、君臣，都在重重的二元關係中，形成兩兩相對的關連。在此思維模式中，並駕的兩個元素，可能相輔相成，達致完美的配合境界；但也可能相嫉相疑，產生惡性的鬪爭。¹⁸⁸「匹配」與「淫亂」，「匹合」與「爭鬪」，事實上都有相反對待的關係。就二元思維中聚合的屬性而言，猶如「陰」與「陽」的屬性一般，有此即有彼；就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而言，其屬性相當，這就促使了兩個相對的詞義能在同一文本詮釋中取得解釋的地位。很顯然的，「奔奔」注疏中所出現「飛奔快走」、「爭鬪兇惡」、「駁雜不純」的三種詞義，看似毫無關係，也在此聚合中關聯起來。若更擴大而言，關聯思維在語言的運作、思想的創發之中，其實是與整體宇宙觀緊密相連的。安樂哲所謂沒有假定的「多」背後的「一」作為意義的終極來源，因此也沒有單一秩序的世界，這個世界是情境化的，事物是由情境性的聯繫構成的，其意義的產生也來自於一種「情境化之術」(art of contextualization)。此乃古代中國秉持著氣化關聯的宇宙論，所把握世界的核心方式。¹⁸⁹

¹⁸⁶ 學者或以為此可看作是鄭玄不同時期的理解，然而就其個人而言，不同時期的不同理解同樣有效，這本身即可能是對多層理解的一種肯定，或者說是對這一種發生可能的肯定。

¹⁸⁷ 相關討論可參張政烺：〈「奭」字說〉，載《張政烺文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111-18；陳劍：〈據郭店簡釋讀西周金文一例〉，載陳劍：《甲骨文考釋論集》（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頁24-28。

¹⁸⁸ 文獻中不乏類似的表述，例如《孟子·離婁下》：「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見《孟子注疏》，頁142。

¹⁸⁹ 詳安樂哲：〈通假〉，頁136、134。

鄭吉雄亦以為「語詞意義的演繹，就是世界秩序的示現」，指出《易經》運用「多重語義」推衍出「多重意義」的方法，其成立的根據就在於語義的關聯現象，除了奠立於語言的結構關係，也有哲理作為基礎，以為「語言」的活動，語義之可以擴充衍伸，均源出於以「人」為中心的宇宙觀。¹⁹⁰二說誠然，意義的世界與宇宙自然的世界、人文社會的世界，在此都是可以相互類比貫通的。因此對宇宙自然、人文社會的認知，也表現在對意義使用的建構中。

上述正是詮釋者所面對早期寫本的情況。由於不同聲符或形符都在一定程度上獲得合理的使用，因此鬆動了字詞對應固定、詞義詮釋單一的基本表述原則，使得多個字形、多個詞義得以同時進入整個詮釋的思考之中，供詮釋者承繼或汰換。夏含夷指出，書寫或詮釋者的思想、語言、知識等，將影響其抄寫原文以及其詮釋書的內涵，以為每一個釋文也是一種解釋，歷代注疏者的不同理解多受到他當時思想環境的影響。¹⁹¹唯這些相異的詮釋都立足於漢語漢字的特點與關聯思維之上，因此皆有依據，都能成立，甚至成為這個時代文本詮釋的特色。

〈鶉之奔奔〉注解引用中的詮釋層次

自漢代以降，〈鶉之奔奔〉的「奔奔」出現「飛奔快走」、「爭鬪兇惡」、「駁雜不純」三種不同的解釋後，繼起的學者基本上多圍繞這三種解釋作出取捨或調停。尤其是「飛奔快走」與「駁雜不純」二義，通過鶉鶉或匹處或爭飛，其形體或文質相半或駁雜不純，隱喻男女的婚姻匹配或私通淫亂的二元狀態。在對〈鶉之奔奔〉詩旨（後世以為的本義或本事）的建構中，逐漸發展成為主流的說法，並將此與衛國宣姜的史事遭遇聯繫在一起，最典型的說法莫過於毛序：「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鶉之不若也。」¹⁹²直言此詩是譏刺衛宣姜而作。宣姜原是衛宣公為太子伋所聘娶的齊女，而於嫁娶途中為宣公所奪自娶。宣公歿後，又因齊、衛外交以及其子惠公之故，被迫又嫁庶子公子頑。¹⁹³一女而曾經匹配三男，與鶉鶉匹處不同，因此刺其「鶉鶉之不

¹⁹⁰ 鄭吉雄：〈《易經》身體、語言、義理的開展〉，頁99-101、113。

¹⁹¹ 夏含夷：〈重寫儒家經典——談談在中國古代寫本文化中抄寫的詮釋作用〉，載《興與象》，頁86-87、101、104。

¹⁹² 另外，〈牆有茨序〉：「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君子偕老序〉：「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亦刺宣姜。見《毛詩正義》，頁114、110。

¹⁹³ 此事見《左傳·桓公十六年》：「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即太子伋〕，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即宣姜〕，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即惠公〕，屬壽於左公子。」又《左傳·閔公二年》：「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即公子頑〕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見《左傳正義》，頁128、191。

若」。清代馬瑞辰承此發揮：「凡鳥皆雄求雌，惟鶉以雌求雄，最為淫鳥，然與鶉各有乘匹。至宣姜則淫於非偶，更鶉鶉之不若耳。」¹⁹⁴所謂「淫於非偶」，正指宣姜一女三男的雜交淫亂。毛序以下，鄭箋亦就此發揮：「刺宣姜者，刺其與公子頑為淫亂，行不如禽鳥。」「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刺宣姜與頑非匹偶」。¹⁹⁵圍繞在失匹淫亂的主旨上，唯具體明確地指出是譏刺宣姜與公子頑，而略過宣公奪媳的亂行。

漢代以後，以此詩為刺宣姜與公子頑的淫亂幾成定論，學者幾乎皆取此說。孔穎達疏云：「二章皆上二句刺宣姜，下二句責公不防閑也。頑與宣姜共為此惡，而獨為刺宣姜者，以宣姜衛之小君，當母儀一國，而與子淫，尤為不可，故作者意有所主，非謂頑不當刺也。今人之無良，我以為兄亦是惡頑之亂。」¹⁹⁶所言亦承毛序而來，且較鄭箋更為詳細，不僅點明此詩為刺宣姜與公子頑淫亂而作，同時還點出惠公疏於防閑。唐代以下，在此詩旨的討論中，便多多少少的加入了惠公，朱熹集傳云：「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也。故為惠公之言以刺之，曰：人之無良，鶉鶉之不若而我反以為兄，何哉！」¹⁹⁷認為此詩是代惠公之言，以刺宣姜與公子頑之淫行。元代之後，更出現所譏刺的對象也包括惠公，劉玉汝《詩續緒》云：「愚謂此詩承〈桑中〉後，次章疑當為在位有妻妾者之言以刺姜。蓋此詩雖曰以刺頑姜，亦以譏惠公與在位者。意謂頑惡而惠公反以為兄而親之；姜淫而在位者反以為小君而尊之。」¹⁹⁸將譏刺對象擴大到宣姜、公子頑與惠公三人。明代以後更有將譏刺對象瑣定在惠公的，如朱謀瑋《詩故》云：「鶉之奔奔刺宣姜也，……此刺惠公不能防閑其母，使公子頑得通之耳。」¹⁹⁹將譏刺的主要對象集中在惠公。

根據上引歷代的闡釋，可發現此主流之說譏刺的對象，似有幾個發展的階段：第一，刺宣姜；第二，刺宣姜、公子頑；第三，刺宣姜、公子頑、惠公；第四，刺宣姜、惠公；第五，刺惠公。由第一階段的刺宣姜，到第五階段的刺惠公，可窺見一種說法如何在因承相襲的基本架構中，經由一點一滴不同觀點或人物的添加，逐步轉移，而與最初的說法大相徑庭。這種轉移的部分原因，其實是伴隨著對詩句「人之無良，我以為兄」、「人之無良，我以為君」的不同理解而來，亦即牽涉到詩

¹⁹⁴ 馬瑞辰（撰）、陳金生（點校）：《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180。

¹⁹⁵ 另外，又見〈牆有茨〉鄭箋：「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惠公之母，生子五人。」〈君子偕老〉鄭箋：「夫人，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見《毛詩正義》，頁114、110。

¹⁹⁶ 另外，又見〈牆有茨〉孔疏：「此注刺君，故以宣姜繫於君謂之君母。〈鶉之奔奔〉則主刺宣姜與頑，亦所以惡公之不防閑，詩人主意異也。」〈君子偕老〉孔疏：「以上篇公子頑通乎君母，母是宣姜，故知此亦為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見《毛詩正義》，頁114、110。

¹⁹⁷ 朱熹：《詩經集註》，頁25。

¹⁹⁸ 劉玉汝：《詩續緒》，《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607。

¹⁹⁹ 朱謀瑋：《詩故》，《文津閣四庫全書》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頁18。

句中人、我、君、兄身份不明的糾纏，自毛序以此詩刺宣姜，毛傳以為「兄，謂君之兄。……君，國小君」以及鄭箋「人之行無一善者，我君反以為兄，君謂惠公。……小君謂宣姜」²⁰⁰以來，圍繞著這幾個身份以及此詩旨所譏刺的對象等議論紛至沓來，最終形成一個糾纏不清的公案，或是譏刺無稽的論述。例如張次仲在《待軒詩記》中認為其中「兄」指「女兄」，即「姊」；「君」指「女君」，即「夫之嫡妻」，由此得出此詩為「姊」或「妾」刺宣姜之詞的結論，²⁰¹便是在這樁糾纏不清的公案中，強作解人而得出的無稽之論。事實上，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即已指出：

子貢《傳》以為衛昭伯無禮于宣姜，國人惡之。然次章「我以為君」之語殊屬難解。申培《說》以為刺宣姜與公子頑之詩；朱《傳》亦謂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故為惠公之言以刺之。夫頑為惠公之兄，其曰「人之無良，我以為兄」是已。若「我以為君」，斷當主國人稱宣姜為小君而言。均一我也，上章則代惠公稱我，下章則國人自我，于文理毋乃未順耶！²⁰²

以為這些糾纏不清的身份以及所譏刺對象未能吻合，於理未順。因此歷代流傳的主流說法大有問題。其實此說之外，尚有不同的意見，姚際恆《詩經通論》中提到：「且均曰『人之無良』，何以謂一指頑，一指宣姜也？大抵『人』即一人，『我』皆自我，而『為兄』、『為君』乃國君之弟所言耳，蓋刺宣公也。」²⁰³先不囿於譏刺對象必定是宣姜、公子頑、惠公三人，通過釐清各個身份的稱呼，再確定譏刺對象，反而更清楚的看出此詩所刺應是宣公，亦即譏刺上述宣公奪媳的淫行。事實上，已有多位學者通過烝報婚俗的考證，²⁰⁴指出宣姜與公子頑的結合，其實只是社會遺風，不能強斷為淫亂之行。亦即春秋時期在齊、楚、衛等地還遺存烝婚習俗（兒子收娶生母以外亡父的其他妻妾），²⁰⁵這正是宣姜與公子頑得以再婚的社會基礎。在當時不止不一定受人詬病，更不可能受到正是為了鞏固其王位，而被齊人免強成婚的宣姜之子惠公的控訴。由此可知，歷代形成此詩乃代惠公言或是刺惠公的說法，其實並不立足於扎

²⁰⁰ 《毛詩正義》，頁114。

²⁰¹ 張次仲：《待軒詩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83。

²⁰² 何楷：《詩經世本古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742。

²⁰³ 姚際恆（著）、顧頡剛（點校）：《詩經通論》，收入《姚際恆著作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4年），頁105。

²⁰⁴ 詳細論述參顧頡剛：〈由「烝」、「報」等婚姻方法看社會制度的變遷〉，《文史》第14期（1982年7月），頁1-28；第15期（1982年9月），頁1-25。

²⁰⁵ 參左洪濤：〈先秦婚姻制度及《詩經》本義闡釋〉，《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4期，頁97-101；耿英春：〈婚俗與倫理之錯位——從「刺宣姜文姜淫亂」說起〉，《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4期，頁60-64；鄧裕華：〈《詩經》「君子偕老」、「鶉之奔奔」本義考〉，《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6期，頁67-71。

實的史實根據上。與此相對，以此詩為譏刺宣公奪媳之說較能成立。²⁰⁶

以上各家說法，無論所刺對象是宣姜或公子頑，還是惠公或宣公，大抵都將〈鶉之奔奔〉的詩旨指向男女婚姻匹配或私通淫亂之事。然而此說以外，還出現不同的說法，范處義《詩補傳》云：「鶉不亂其匹，所以奔奔然喜鬪者，惡其亂匹而鬪也；鶉不淫其匹，所以彊彊然難偶者，傳枝受卵故能不淫也。」²⁰⁷在匹配淫亂的觀點上，又提出亂匹喜鬪的義涵。很顯然的，此說加入了「奔奔」所記錄的另一義「爭鬪兇惡」，融合二義以說明詩旨，這在上文已指出二義聚合關聯的基礎上，不難理解。此外，馬振理《詩經本事》亦採取此一作法，他在引述范處義的觀點後，進一步指出：「據此則詩箋所云『居有常匹，飛則相隨』者，與禮注相關義，固相成耳。」²⁰⁸同時馬振理更剔除宣姜史事，將詩旨與周公史事相連：

然孔子引此詩以證顏淵之言為「親屬之言」，則此詩之「我」，我周公康叔等也。所謂「人不善我，亦善之」也。況鶉鶉處朝堂；小人乘非位。又其性好鬪，奔奔彊彊，鬪牆之現象也；又其性好淫，牀第踰闕，禍水之厲階也。且鶉火，周之分野，鄘人以之入詠，是明指周人監殷。然火中成軍，終成奔北之釁。是管叔之不得終於其位，詩人早於天時人事卜之而知其必然者也，雖「我以為兄」、「我以為君」，又何益哉！……鄘詩詠鄘事，則「我以為兄」者，明謂周公等之稱管叔。²⁰⁹

馬氏基本不採取詩序主張的詩旨，而認為此詩所說乃周公與管叔之間的爭惡，是周公等人為詩以刺管叔。現代學者亦或依從其說，但認為應是鄘尹管叔所寫，以諷周公，亦即《書·金縢》所謂的「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國」的謗詩。²¹⁰無論如何，上述各種說法的對象雖然有異，但詮釋基礎卻是相同的。柯馬丁指出，當「詩」遠離其最初的語境，成為更大文化傳統的一部分時，其最初創作歌吟的歷史或人物等知識就會流失，隨後只能去推想與「詩」相連的不確定的人，因此就打開了不同的詮釋渠道。²¹¹誠然如此，〈鶉之奔奔〉的理解正在歷代的文化傳統中，被不斷重新構築的語

²⁰⁶ 已有多位學者指出這一點，詳參翟相君：〈《詩經·鶉之奔奔》考釋〉，《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1987年第1期，頁103-6；王禮卿：《四家詩旨會歸》（臺中：青蓮出版社，1995年），頁470-71。〈新臺序〉：「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即刺此事。見《毛詩正義》，頁105。

²⁰⁷ 范處義：《詩補傳》，《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78。

²⁰⁸ 馬振理：《詩經本事》（臺北：臺灣力行書局，1970年），頁927。

²⁰⁹ 同上注，頁928、929。

²¹⁰ 黃典誠：〈《詩經·鄘風·鶉之奔奔》寫的是甚麼〉，《福建論壇》（文史哲版）1984年第4期，頁38-39、37。

²¹¹ 柯馬丁：〈作為記憶的詩：《詩》及其早期詮釋〉，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國學研究》第16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334。

境，持續賦予新的詮釋意義。

上述涉及宣姜或周公所做的各種詮釋，正是不同時代、不同詮釋者所建構不同的史事語境下的結果。將詩與史結合比附，將詩句的意涵凝固於一事之中，將詩旨落實於某人某事，以史釋詩，以詩證史。柯馬丁指出〈國風〉雖不似〈雅〉、〈頌〉那樣充滿歷史敘事，但不妨礙後代注家完全賦予其歷史意義的解讀，研究者所面對的不僅是「作為詩文本的歷史」(history as poetic text)，也面對「作為詩歌背景的歷史」(history as poetic context)：一個知識和意義的體系；一種詮釋實踐。²¹²顯然，這類詮釋取向將形塑出歷史知識與詮釋意義相互作用下，產生的各種可能的結果。在注解或引用者的不同立場中，產生相異的史事語境與詩旨，上述〈鶉之奔奔〉在漢代以降糾纏不清的理解，即是最佳的寫照。如同馬振理指出的，〈鶉之奔奔〉其實多次引用在上古文獻中，詩旨既不只一種，也未必落實在特定的史事上。

然而回到〈鶉之奔奔〉所出現的不同解釋，上述詮釋者其實已在很大的程度上，將具有異文的「奔奔」這個詞語，凝固在傳承自前代少數的詞義之上，基本上不離上述關聯思維所引導的「匹配」與「淫亂」、「匹配」與「爭鬪」等概念。換句話說，立足於關聯思維之上，「奔奔」字詞對應所涵括的多個詞義，不僅是各種詮釋思想發揮多層詮釋的基礎，同時也限制了這種多層詮釋無限地擴張。事實上，來自史事語境、文化知識、詩旨建構、字詞對應的多個詞義、多層詮釋的各種背景，還可能環環相扣而發揮出更多不同的思想。上引《禮記·表記》云：「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鶉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為君。』』」²¹³徵引完整的詩句以證己說，旨在說明君臣之間的和諧關係，與匹配淫亂等男女之事無關。鄭玄注云：「姜姜、賁賁，爭鬪惡貌也。良，善也。言我以惡人為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於上，小鳥賁賁於下。」²¹⁴直接道出「賁 / 奔」為「爭鬪惡貌」，以鶉鶉好鬪爭惡來比喻君臣之間的不和諧。除了〈表記〉之外，《韓詩外傳》卷九亦引此詩：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顏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異，問於夫子。子曰：「由之所言，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詩》曰：「人之無良，我以為兄。」²¹⁵

²¹² 同上注，頁332。

²¹³ 《禮記正義》，頁919。

²¹⁴ 同上注。

²¹⁵ 屈守元：《韓詩外傳箋疏》，頁768。

與〈表記〉略有不同，此處僅引「人之無良，我以為兄」兩句而已。就全文的脈絡而言，可知首句起興的「鶉之奔奔，鶉之疆疆」的意涵其實也貫注其中。鮑則岳指出來自口傳或手寫形式的早期文本，都與複雜的社會禮儀、學術、文化等語境相關，並非孤立存在。文本的組成結構來自「建築模塊 / 文本組成單元」(textual building blocks)，早期文本的寫作在這些單元組合的重組、排序與重排的情況下完成。²¹⁶很顯然的，〈鶉之奔奔〉的「人之無良，我以為(某)」正是一種類似的組成單元。在不同的文本中，其實肩負起〈鶉之奔奔〉整首詩句所層累的各種語境、詩旨、詞義，而在意義詮釋中起著複雜的作用。李孟濤 (Matthias Richter) 亦指出文本中有各種或長或短的「文本組成單元」(building blocks)，這些單元有各種可能的變化，本體與各種變體交錯出現在寫本中，成為不屬於任何一家的流行成語，不僅在不同文獻中因循語境而相應變化，甚至在同一文獻中也可能產生衍變。²¹⁷「人之無良，我以為(某)」作為這樣的一種組成單元，亦同樣在進入不同文本，甚或是同一文本的語境中，產生各種意義的變化。在上述《韓詩外傳》的文本中，就是最佳的寫照。

《韓詩外傳》此處引詩，亦涉及人我關係的和諧問題，並且在脈絡中增添了等差的倫理內涵。人際關係在此區分成三等：蠻貊、朋友、親屬。其中子路「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的「蠻貊之言」，猶如〈表記〉所揭示的「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相對之下，顏回「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的「親屬之言」，更貼近孔子所強調的親親等差的倫理內涵。因此可以推知《韓詩外傳》引詩，著重在「親屬之言」，也因此其所取「人之無良，我以為兄」的詩句，肩負起首句「鶉之奔奔」的「奔奔」等意涵，已不能僅僅如〈表記〉一般只是「爭鬪兇惡」的詞義了。因為此處表達的是「人不善我，我亦善之」的超越情感，若將「奔奔」理解為「爭鬪兇惡」，顯然違背此一主旨。反之，以「奔奔」為「飛奔快走」，取意為飛則相隨的匹合、配合等意涵，更符合這一種超越情感。換句話說，在引證詩句的詮釋過程中，詞義與詩旨已隨著不同的詮釋脈絡，依據其字詞對應的不同詞義而發生了轉移。具體而言，由「人不善我，我不善之」的「爭鬪」義轉為「人不善我，我亦善之」的「匹合」義。其詮釋轉移環環相扣，在「奔奔」為「爭鬪兇惡」義的解釋進路上，延申出既相承又相對的意涵，也形成不同的詮釋層次。同時這個詮釋意義也顯然在孔子與弟子討論等差倫理等文化知識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²¹⁶ William G. Boltz, "The Composite Nature of Early Chinese Texts," in *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 ed. Martin Ker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5), pp. 50–78.

²¹⁷ 參李孟濤：〈古代文獻的演變：馬王堆帛書甲本《老子》第八章為例〉，載《簡帛》第3輯（2008年），頁421–31。

伯有賦〈鶉之賁賁〉展現的詮釋層次

通過〈鶉之奔奔〉歷代注解與引用的分析，已大致窺見來自語境、詩旨、字詞對應的多詞義等，所引發不同的詮釋層次。事實上，不同的詮釋層次不僅歷時發生，還可能共時發生。相對於漢代以降多選取單一詞義來理解詩句，先秦典籍使用者結合多用字與多詞義，表現出更活潑的理解方式，此符合《詩》學傳統強調的賦詩斷章、詩無達詁、以意逆志等心理預設。有關研究，儘管學者已提出許多成果，²¹⁸然而卻鮮少從漢語漢字的層面進入討論。本文將以《左傳》載七子賦詩中伯有所賦〈鶉之賁賁〉的場合，作為討論的焦點。〈襄公二十七年〉云：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²¹⁹

賦詩言志的外交場合中，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觀志後的現場評語是「牀第之言不踰闕，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鶉之賁賁〉既被趙孟評為「不踰闕」的「牀第之言」，可見賦詩現場中，趙孟所取〈鶉之賁賁〉的詩旨亦著眼於「奔奔」的「飛奔快走」與「駁雜不純」二義，取意於男女匹配或淫亂之事。亦即伯有以此詩影射鄭伯有苟且之事，而後才有卒享後，趙孟言伯有「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將為戮」的結果。歷代注家或現代學者普遍接受這樣的觀點，更甚者採取如同詩序的淫亂觀點，認為這便是伯有「志誣其上」而「將為戮」的主因。然而詳細思考，這一外交場合所反映的內涵層次，其實並非如此簡單。

首先必須說明伯有所賦〈鶉之賁賁〉與宣姜遭遇的史事等關係的遠近。柯馬丁指出將詩與歷史人物、文化記憶聯繫起來的做法，是通過代表著多數人的「作者」在公眾禮儀活動中同時發生的各種事情來完成的。²²⁰同理，若回到伯有賦〈鶉之賁賁〉外交禮儀的現場，不難發現賦詩的伯有，正擔負「作者」的責任，發揮著可能已脫離最初語境的〈鶉之賁賁〉所具有的歷史的、文化的、詮釋的意義。而此前發生宣姜遭遇

²¹⁸ 參俞志慧：〈歌詩之「類」與「六義」次第〉，《孔孟月刊》第39卷第7期（2001年3月），頁1-10；黃忠慎：〈董仲舒「《詩》無達詁」說析論〉，《鵝湖月刊》第25卷第5期（1999年11月），頁3-17；張利群：〈中國古代闡釋的批評學意義——「詩無達詁」說研究〉，《廣州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1期，頁28-34、56。

²¹⁹ 《左傳正義》，頁647-48。

²²⁰ 柯馬丁：〈作為記憶的詩〉，頁5-7。

的史事(或時事)，即使並非〈鶉之賁賁〉關係最緊密的語境，但通過趙孟「牀第之言不踰闕」的評語，亦可知類似的男女之事，的確已成為此活動現場中，「作者」與公眾所肯認的歷史的或文化的知識背景。

若肯定伯有所賦〈鶉之賁賁〉應有類似宣姜男女之事作為知識背景，那麼此次賦詩將牽涉到三個面向：第一，宣姜史事的關鍵之處；第二，〈鶉之奔奔〉的詩旨(本義或本事)；第三，伯有所賦〈鶉之賁賁〉所可能蘊含其他的詮釋意義。有關宣姜遭遇的史事，前文已說明可分兩個部分：一是宣公奪取媳婦宣姜；二是公子頑烝君母宣姜。後者經過學者對烝報婚俗的考察，已知此事乃是當時風俗，並非如後世認定的、不可赦免的淫亂。前者則的確是為人所笑、不名譽的行為，但又屬個人的特殊行為。至於〈鶉之奔奔〉的詩旨，如前述也可分為兩種可能：一是以「奔奔」為「飛奔快走」與「駁雜不純」二義，取意於男女匹配或淫亂之事；二是以「奔奔」為「爭鬪兇惡」義，取意於爭鬪惡貌的人我關係。以上兩個面向是考察伯有所賦〈鶉之賁賁〉的基本背景。

此外，伯有所賦〈鶉之賁賁〉的場合，又必須區分出三個人的不同立場：一是賦詩的伯有；二是觀志的趙孟；三是賦詩場合的主人鄭伯。就趙孟在賦詩現場觀伯有所賦〈鶉之賁賁〉的結果，認為是「不踰闕」的「牀第之言」，可知〈鶉之賁賁〉在當時已然具備了男女匹配或淫亂的詮釋意義。唯趙孟只說是「不踰闕」(其實這也暗指這是個人的家務事)，並未深加譴責，也就是說在趙孟所處的時空背景中，〈鶉之奔奔〉所影射的，很可能並非漢代以降所認定的罪無可赦的淫亂行為。更進一步說，即便〈鶉之奔奔〉在當時已指實是宣姜的淫亂之事，就趙孟而言，也只是個別的不名譽案(奪媳)與婚俗遺風(烝婚)而已，並非罪大惡極。當然，〈鶉之賁賁〉在當時也有可能已然如後來詩序的說法，被視為刺淫亂之行而作，不為社會所容忍，而趙孟只以「牀第之言」輕輕帶過。然而，無論〈鶉之奔奔〉具備的詮釋意義只是輕微的「牀第之言」，還是嚴重的「淫亂之行」，就影射的對象鄭伯而言，皆未實有其事。因此伯有所賦〈鶉之賁賁〉來表達對鄭伯的不滿，其實是無的放矢，對鄭伯根本毫無影響，其詩言志的手腕並不高明。學者或以為正是鄭伯未有其事，因此下文趙孟才評斷伯有是志誣其上。然而可誣之事可以有多種，以全然無有的事設誣，亦不高明。討論至此，可知純粹以詩序等的淫亂觀點來解讀伯有所賦詩，很可能輕輕放過了此外交場合賦詩的深層意義。

其實這個問題少數學者已有注意，杜預注指出：「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鵲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為兄』、『我以為君』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第之言。」²²¹所言「此詩刺淫亂」，亦採取詩序以降的觀點。然而卻已注意到此觀點似乎有不無可議之處，因此又說這是「義取」〈鶉之賁賁〉末二句「人之無良，我以為兄」、「我以為君」而來，巧妙地迴避了淫亂觀點與伯有立場並不相符的問題。此外，竹添光鴻

²²¹ 《左傳正義》，頁647-48。

更具體提出淫亂觀點以外的看法：

應十三年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表記〉引之，以徵「君命順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伯有愆己忿怨，欲使文子匡正其君大夫之不良也，非愆君淫亂也。文子以為牀第之言者，為不解而避其大妄也。……伯有汰虐，其不為君大夫所悅，自取之耳。而以為君大夫之不良，此誣也。²²²

道出伯有賦〈鶉之賁賁〉，實與譏刺鄭伯淫亂無關；並引〈表記〉來說明伯有之志在「愆己忿怨」，是對其君之不良的控訴。竹添氏還具體指出鄭伯與伯有之間確實有過爭惡，即《左傳·襄公十三年》所載「廢使」一事；同時又點出趙孟欲將伯有賦詩解為「牀第之言」，是要「避其大妄」；但仍認為是伯有自己「汰虐」，所以這些「愆己忿怨」的指控，基本上還是誣。其說頗能符合此賦詩場景的始末與邏輯，可謂洞察入微。

綜上而言，伯有賦詩，除了構築於以「奔奔」為「飛奔快走」、「駁雜不純」而取淫亂的觀點之外，更採取以「奔奔」為「爭鬪兇惡」而取君臣爭鬪的觀點，影射其君鄭伯好爭惡而無良。相對的，賦詩的賓客趙孟足以觀志，顯然較主人鄭伯為察納臣言，因此趙孟一方評斷這是「以為賓榮」。對比伯有的影射，作為賓客的趙孟其實利用了外交場合賦詩言志的模糊性，以淫亂的觀點來解讀。一來為了化解爭惡張力十足的現場氣氛，避免直接引起鄭伯與伯有的衝突；二來也試著為伯有觸怒鄭伯的賦詩轉換其志，以無的放矢的淫亂說法匆匆帶過。雖然根據事後趙孟對叔向所說的預言，可知趙孟亦自知這樣的轉換只能化解現場一時的不快，無法真正解除伯有與鄭伯的爭惡，因此無法避免伯有「將為戮」的下場。

根據以上的賦詩現場，可清楚看到同一首詩的不同詮釋層次，在同一個脈絡或語境中同時出現，這一個脈絡或語境其實共享了一個詞義錯綜的背景，是由多用字、多詞義的寫本所提供的。當然，多層次的詮釋還可能因為現場對話中，經由口說詞義的借換而促成，唯寫本通過「多字形表達多詞義」，將加強口說中詞義借換的有效性與權威性。事實上，口說與書寫兩種方式對於詮釋層次的促成，本就是相輔相成、無法截然二分的。唯口說當時的現場與事後書寫的現場之間，必然因時間的流逝而有一定程度的落差，是否保有全然相同的詮釋層次，仍有待更多的材料去加以分析。本文主要針對《左傳》作討論，就此書寫而言，這些不同的詮釋層次確實存在於其中。具體而言，無論〈鶉之奔奔〉一詩原有的本義、本事為何，或說何義、何事的先後發展如何，根據此次的賦詩言志，已能清楚看到〈鶉之奔奔〉在同一個脈絡或語境下，所展現男女淫亂或君臣爭惡兼具的不同詮釋層次。換句話說，此次伯有的賦詩，處於類似君臣與男女可供對比的關聯背景下，這個背景很可能影響「奔 / 賁」一詞表義的穩定性，間接促使了此詞指涉的模糊性，從而激發了不同的詮釋層次。

²²² 竹添光鴻：《左傳會箋》（臺北：天工書局，1993年），頁1242、1243。

這些不同的詮釋層次，都很可能是賦詩言志的參與者在同一時空，甚或後世詮釋者在不同時空裡共享的詮釋背景。

結語

本文以《詩·鄘風·鶉之奔奔》的「奔奔」一詞在注解與引用中，出現的兩個異文、三種異解為例，詳細說明了早期典籍寫本在流傳使用中，所產生的多層次詮釋。本文以為文本詮釋中涉及的用字或閱讀習慣等問題，大多無關乎字形的使用，而在於詞義的選取。因此本文從「奔奔」三個異解的核心詞義出發，結合傳世典籍與出土文獻，尤其出土文獻提供大量新見的語文訊息，去考索各詞義所可能使用的字形，進一步分析各字形與其詞義之間對應的情況。

本文發現看似無關的三個異解的三組用字，其語音或相同或相近，其聲符使用也高度重疊，呈現出「多字形表達一詞義」與「一字形表達多詞義」，顯示了字詞對應的多變性、錯綜性與複雜性。由於聲符與形符因應時間、地域、演變類型等因素變換不定，同時也配合文本需要而為典籍使用者選取應用，因此早期寫本的用字確實是變動不定的。除此之外，各用字的語音相近，聲符重疊，也使得所記錄不相干的詞義經過語音、聲符貫注到各用字之間，呈現出「多字形表達多詞義」的面貌，成為典籍使用者所處的一個多元理解的時空，而文本多層次的詮釋也就應運而生。

然而，更值得關注的，在允許同一文本卻多層詮釋的情況下，一個「多字形表達多詞義」的組合，其實不僅語音同一，其詞義也維持著相當程度的關聯，立足於整體歷史文化的知識或思維之上。本文具體整理了若干例子，說明字詞多元對應的背後，其實有整個關聯思維 (correlative thinking) 在引導著語言文字的運作。因此多字形表達多詞義的產生，不僅來自於語音，也來自於語義，來自於我們關聯的思維之中，它提供了文本得以多層詮釋的重要基礎。

基於上述認識，本文具體說明〈鶉之奔奔〉在歷代注解中，因其早期寫本的特質，所展現的多層次詮釋。本文通過對歷代注解的分析，指出〈鶉之奔奔〉在文化傳統中，被不斷重新構築的史事語境賦予新的意義。同時在很大程度上，「奔奔」的詞義亦不離關聯思維的引導，被凝固在前代傳承的說法上。然而儘管如此，不同的詮釋者還是在來自史事語境、文化知識、詩旨建構、字詞對應的多詞義、多詮釋的各種背景下，環環相扣地發揮了不同的思想內涵。²²³

此外，本文還分析《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記載的伯有賦〈鶉之奔奔〉，在此共時的外交場合中，依然展現了多層次的詮釋。相對於漢代以降多選取單一詞義來理解詩句，先秦典籍使用者在結合多用字與多詞義的理解背景下，表現出更活潑的詮釋

²²³ 漢以後《詩經》的傳承與詮釋當然還涉及複雜的家法、師法等議題，限於篇幅，另文再論。

方式。「奔奔」在語言運作與關連思維的基礎上，其多層次的詮釋，反映了早期《詩經》寫本被靈活地應用在禮儀的場合中。此符合《詩》學傳統之賦詩斷章、詩無達詁、以意逆志的心理預設，同時也符合關聯思維所把握的社會秩序的運作模式。

上述二例皆說明存在於不同時空，甚或是同一時空中，早期寫本被認可的多層詮釋，它賦予文本或思想研究得以多元應變的機制。相對的，面對文本或思想解讀時，儘管漢語同音字很多，但語義的考慮，關聯思維的整體照應，也將有效地限制語音相同而詮釋多層的無限擴張。此一研究共識對於無論是出土還是傳世典籍的用字或閱讀習慣的爭議來說，都具有相當程度的意義。

Reading the Phrase *Chun zhi Benben*: Multiple Interpretations in the Quotations and Commentaries of *the Book of Odes*

(Abstract)

Pham Lee-moi

This study considers the particular phrase “*benben*,” from the poem in the *Book of Odes*, “*Chun zhi Benben*” (The Quails are Ardent), focusing on two textual variants and three different glosses found in the commentaries and quotations of the *Odes*. The aim is to address the complex, multi-levelled relation between character and corresponding meaning in Early Chinese written texts, taking into account such factors as historical change, location, user, and type of change, all of which converge to create the phenomenon such that “multiple characters can represent multiple words.” In particular, the study draws attention to what is called “correlative thinking” in early Chinese thought, which has the ability to restrict a character’s capacity to represent different words and thus limit the number of interpretations possible. This is an observation that the author believes directly implicates current discussions of the question of reading practices.

On this basis, the study examines the multiple layers of interpretation, over the course of history, of the phrase “*chun zhi benben*,” particularly Bo You’s quotation of the poem as reported by the *Zuo zhuan* (Traditions of Zuo). These interpretations hail from different historical contexts and all reflect in one way or another the phenomenon that “multiple characters can represent multiple words.” As for the *Zuo zhuan*, the account there shows how the written text of the *Odes*,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correlative thinking, is used in different contexts to serve different purposes.

關鍵詞：《詩經》 寫本 出土文獻 閱讀習慣 關聯思維

Keywords: *Book of Odes*, written texts, excavated texts, reading practices, correlative thinking

